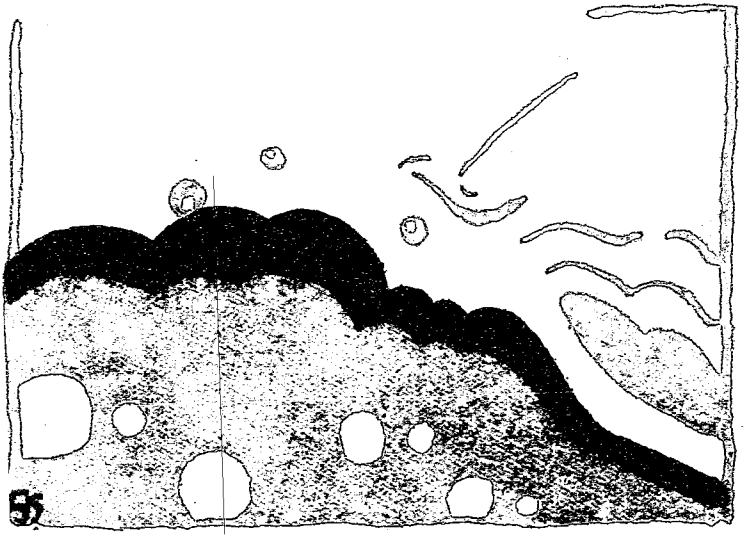
父與女

作之印汪



M6
2746.7
6214

父與女

汪靜之作

3 2169 7129 5

序

（這篇序是專爲陳鐘凡之說作的，有常識的讀者不必看。）

這集裏所收的四篇有三篇是一年前寒假中在隨手做的；去年一年，又忙又懶，只寫了一篇極短的北老兒。 我眞後悔不該寫這一篇，因爲這一篇有位暨南大學的同事陳鐘凡讀不懂，他便教他的把兄把弟在眞美善雜誌上罵我。 現在把他罵我的話引一節如下：

『……連什麼不近人情的，不自然的，極猥褻的甚至可以引起憎惡的故事也編造出來了。……有一篇小說，很可以看出現代中國著作家之喪盡天良來。 那故事好像是這樣：一個平民婦女，丈夫被北兵砍斷手，自己又被北兵強姦，……這件事稍有人心者都不忍談的，談到這件事也應當給那

橫暴無禮的北兵一種深惡而痛絕之的態度，對於那可憐的犧牲者應抱十二分的同情。……　誰知我們崇拜肉慾的文學家，却不這樣寫，他想入非非地去詳細描寫那可憐婦人受強暴汚辱時所感到的快樂，陶醉。　汚辱完了，還拿着那北兵擲給她的兩角小洋辨認牠是銅是銀。　文學家的頭腦到這時是完全失去理性了，他們的心肝是腐爛了，膿血淋漓，臭不堪聞的腐爛了！……』

我眞想不出陳鐘凡之流竟淺薄到如此地步，連我的最淺薄的一篇北老兒都看不懂！　我本不打算做這篇不必要的多餘的序，但爲了陳鐘凡之流起見，只得寫這篇序替他解釋一下：

(1)北老兒　這篇是我的朋友告訴我的一件杭州的實事，並非我憑空編造出來的。　我聽了這故事，同時又想到前年在語絲上看見的一位外國牧師的話：『據調查的結果，凡女子被兵士強姦都是自願的。』　因此我便有了寫這個短

篇的動機。 我的目的是要寫靈與肉，倫理與本能的衝突。 我一點不客氣地剝掉這婦人的倫理的衣冠，解剖出伊的隱藏在深處的本能，正如我不容情地扯下陳鐘凡的虛僞的皮，不慈悲地指出陳鐘凡是一個毫無學問的抄書匠一樣。我這種行爲是冷靜的，客觀的，不過陳鐘凡是覺得我對他太殘酷了一點。 對於一個大學教授那樣不寬恕地批評，當然陳鐘凡之流要罵我『喪盡天良』，『心肝腐爛』了。 北老兒這一篇雖然寫得猥褻，但是很近人情而很自然的。 至於我對於篇中的婦人雖然刻薄，然而也有很深的同情這一層，當然更非文學的門外漢如陳鐘凡者所能了解。

(2)父與女 是寫一個農民因受地主的剝削由半自耕農降而爲佃農、又跑到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的上海做工人、以致遇着他的因受富豪紳士的蹂躪而做了女工流落在杭州的女兒竟不相識而陷於戀愛的悲劇。

(3)人肉 這篇說的是六十多年前洪秀全造反的時候吃人肉的故事，是要

宰不惋惜地暴露人性之內面的。 法國奇里。路易。腓立普的食人人種的話內說亞非利加的黑人吃了人肉之後而後悔，而流淚，而覺得人肉的筵宴是罪過的，是淒涼的，是悲哀的。 我是和該文譯者魯迅先生同樣意見，『並不以爲的確的』。

(4)火塡 這篇是敍一青年因目睹革命的失敗而憎惡一切，仇視一切，破壞一切。

我這四篇淺薄的作品，還要加上這樣更淺薄的解題，即使對於一個小學生也是一種侮辱，然而陳鐘凡之流却要我來這樣淺薄無聊地解給他聽。 所以我在篇首便聲明，希望不像陳鐘凡之流那樣淺薄的讀者不要看這篇序，免得得罪了他們。

並非謙虛的話，我自己對於這四篇失敗了的描寫都不滿意。 像陳鐘凡之流自以爲胡適之先生見了他的東抄西襲的垃圾桶——中國韻文通論——定要舉

爲中國有史以來七八部大著作之一的那樣不要臉的東西，眞是天下奇聞了。

最後附帶謝謝葉紹鈞先生爲本書指正了多處，謝謝徐紹增先生爲本書作封面畫。

一九二九，二，七，靜之於臨平。

父與女

W工廠放夜工的時候，走出的大羣的筋骨雖然強健但總帶着病色的工人之中，有一个塌鼻頭的五短身材的工人，他看去是約模四十歲的樣子，那臉上的一條一條的皺紋呈現出他四十年來所受的辛酸與勞苦。 他走出工廠之後離了羣衆向西轉灣走到一個小石橋的橋頭去站着，回頭望着他的來路。

他背上負了艱苦的鐵一般沉重的生活，可是受了不可知的力的逼迫，他也時常要尋尋那有人以爲最高尚有人以爲最齷齪的開心。 他中意同廠的一个女工已經一兩个月，這些時他都在怎樣弄得伊的計劃中。 已經積蓄了七八塊錢在袋裏，他今天是下了決心了。 昨天放夜工之後他曾經剃了頭修了臉，那機

黑的臉色雖沒有刮去，但一眼看去已比較年輕了三四歲。

極長地向南拖去的女工的羣衆，擠滿了街心，每人手上提着一隻竹飯籃，或者一個包着飯碗的包袱。年紀大些的婦人的病黃的瘦臉上只滿佈着倦乏憂鬱的神情，默然無語地走着，但年紀輕輕的少女的萎黃的臉上却掩上了笑容，三三兩兩地互相攜着手不知愁地笑語着，嘰嘰嘈嘈地鬧得滿街都是聲音。

他望着成羣的女工在昏暗的暮色裏流水般過去，等到看見他所期待的女工離了羣衆向西轉彎走近小石橋時，他便露着笑臉迎着。

『你今天眞眞標緻！』他前天已和伊交談過幾句，覺得沒有什麼阻礙，所以今天便以稱讚去使伊聽了悅耳。

『我是個醜鬼，你不要取笑。』伊約念歲上下，臉色蒼白憔悴，青春的鮮潤的血色幾乎已經完全消盡了，僅僅在微笑着的時候似乎還有一點兒青春的血色。伊的相貌美當然說不上，不過除了兩張嘴唇太厚之外，其餘部分却也

生得端端正正，沒有什麼醜陋。

『說眞話，那個取笑你？』他靠近伊身邊去。

『標緻的多得是，你沒看見。』伊望着他笑了笑仍舊只顧自己走去

『沒有看見？』他跟着伊走去，『我見識得很多。馬要鞍裝，人要衣裝，你假使穿上姨太太們一樣的漂亮衣裳，那個姨太太比得上你？』

『阿呀呀！你眞是挖苦我，我有姨太太那樣標緻，爲啥不去做姨太太還來做女工？』

『姨太太便沒有做女工出身的麼？人家誠心誠意說你標緻，你還要冤枉人家挖苦你。』

『眞是誠心誠意的？』伊回頭一笑。

『誰騙你？』他趕上一步和伊並行

『標緻在那里？』

『隨便那里都標緻：眼睛未笑迷迷，頭髮未亮精精，身材未小伶伶……』

『不對，不對，一句都不對。』伊高興地搖着頭，額上的短髮也搖動了。

『今夜我請你上館子，看戲好不好？』他覺得事情很順手，便再進一步。

『要你作東？那里當得起？』伊沒有望着他這樣問。

『當然我作東，這幾個錢算什麼！』他自負地說，右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

伊的全家私就是兩隻手，一天做到晚穿衣吃飯還不能周到，上館看戲當然是不曾有過的事。今天有人請伊，伊心裏早已滿口應承，但伊嘴裏却還要撒嬌地說：

『那個要你請？我不去。』

『去吧，去吧，不要擺架子了。』他央求地笑着。

『那末，你等一等，』伊在一所低小的平房的門前站住了。『我進去同房

東說一聲，回來好請他們開一開門。』 伊推開狹小的破舊的板門進去，他站在門口等。

不多一忽兒出來的伊已經洗過了臉，梳過了頭髮，換過一件半新舊的青灰色自由布的夾襖，換過了一雙黑地紅條的布鞋。 他看見伊走出門口便說：

『更加俏皮了。』

伊沒回答，只報以含情的一眼。

他們走到一個工人，黃包車夫和挑夫苦力所吃的飯館裏去，叫了四碟下酒菜喝紹興酒，又叫了三碗菜吃飯。 在這種飯館子裏像他們這樣叫菜吃已是很闊氣的了。 和他們同時在這飯館裏吃飯的有兩個黃包車夫，兩個織工，一個挑夫，一個划子，一個小販，一個鞋匠，他們面前擺的是一碟冷豆芽或者一塊冷猪肉，一塊冷羊肉，一碟冷白菜，一碟冷千張炒肉絲，都是冷菜。

他們兩人一邊喝着酒一邊談天，後來伊向他問：

『我和你面熟是面熟的，但你的貴姓還沒有請教過？』

他擎酒杯在手喝了一口酒，把嘴唇緊閉着又很快地張開發出一聲『嘖』，而後才回答；『敝姓趙。』

『我也是百家姓上第一姓，我們倒是同姓。』

他覺得同姓的關係不大好，有點討厭這同姓兩字。幸而他字雖認不得幾個，但百家姓小時候却曾經背熟過的，他便順口編造起來：

『不是的，你是「趙錢孫李」的趙，我是「孔曹嚴華」的曹。』

『葛末請問你的大名？』

『叫貴發。你呢？』

『我叫菊花。』

『好名字，這個名字眞好聽。讓我叫一聲：菊花姑娘

『叫我做啥？』伊向他瞟了一眼。

『你的眼睛眞騷！』他說着提起壺來斟酒。

『你喝醉得來！』伊按着他手裏的酒壺。

伊不會喝酒只喝了小半碗就停了，他，由他那斟酒的姿勢，舉杯的形狀和喝酒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是老於喝酒的，所以他橫一碗直一碗地自斟自酌，喝了好多碗臉上還不露紅色。

他們吃好走出來，伊說：

『晚上冷起來得來。』

他由街上薄明的電燈光看去，看得出伊穿的是夾衣，便說：

『已經到了冬季，你爲什麼還穿着夾衣？』

『還要問麼！賣油娘子水梳頭、賣扇娘子手遮頭，我是紡紗的，自然像沒有布做衣裳。』

他聽了心裏想道：『富人要算來年，窮人只圖眼前，袋裏有幾塊錢，性索

做得體而面之。』便接着說：『我送你一件棉襖穿，我老——（停了一停）曹窮雖然窮，一件棉襖還送得起，幾天的工錢便夠了。』聲調響亮，聽去非常慷慨。

『吃了你的飯，又要穿你的衣裳，破費你這許多錢是不對的。』

伊似乎是怕難爲情，有謝却他的贈禮之意，但他堅執不肯：『來，這里就是衣莊，我們進去。』伊便不再推却跟他進去。結果買了一件有七分新的印花充直貢呢的棉襖，是當店裏典滿了的舊貨，只要兩塊多錢。伊如孩子得了新衣裳似地穿了棉襖夾襖拿在手裏和他到下舞台去。

他們坐在三角錢一張票的頭等座位裏。先看了賣臣休妻，接着看虹霓關，做到那小生和花旦兩人發癡發呆地眼睛互相望着做了一場啞劇的時候，台下觀衆大聲喝采。當這時貴發暗暗地伸手去擰菊花的大腿，菊花輕輕地罵：

『你要死得來。』

罵雖然這樣罵，却並不將大腿收縮一下，也不把擰着伊的大腿的他的手推去，仍舊讓他擰着。他今夜因爲喝了酒與致本很濃，再加台上演虹霓關的小生花旦的表情的挑撥，再加伊的『你要死得來』這樣可愛的激動人家的聲音，他是按捺不下去了。他便湊在伊耳邊說：

『今夜你不要回去了。』

『不回去到那里去？』

『到旅館裏去。』

『你發瘋得來，到旅館裏去做啥？』

『不要裝啞裝啞了，當然是做那——』

伊怕他說出下文，在他手背上打了一掌，連忙搶着說：『你說啥鬼話？你要到旅館裏去尋死你去好得來，我是不去的。』

伊這一打使他心頭的火焰更加高了三丈，他又知道伊這種假惺惺的拒絕實

在便是完完全全的應允，他便握着伊的手說：

『去罷，快去，馬上去。　你要看戲隔幾天我再請你看。』

伊今夜穿了件大半新的印花充直貢呢棉襖，是從來沒有穿過的好看衣裳，心裏本很滿足，但伊坐在這頭等坐位裏看見樓上包廂裏和特別正廳裏那些太太小姐們，都穿着閃光的綢緞的旗袍或長背心，肩上有花圍巾，手上有金手錶，伊覺得自己是太寒酸了，非常自慚形穢，非常懊惱——不僅懊惱，簡直是生氣。　伊每看見那些華麗的漂亮的衣飾，心裏便痛一陣，伊恨那些太太，小姐們，伊不願坐在這里給太太小姐們看了好笑。　因此，伊便順從了他走不等戲完結出戲園了。

在戲園門口伊告訴他說：『旅館裏我不去，我要回家去。』

『你回家去我也到你家裏去。』

『不要你去。』伊笑着。

『我一定要去。 你家裏有什麼親人？我去不去得？』

『我是一個孤鬼，沒有親人。』

『好極了，我去還怕什麼？』他快活得拍起手來。

『你這老倌眞是個壞蛋！』伊笑着罵他。

☆ ★ ★

貴發覺得菊花太可愛了，這第一夜給了他極新鮮的趣味，又因他已有三個月沒有親近過女子，所以異常興奮，從伊肚上爬下來的時候已是滿身的汗。他不很疲倦，還有精神，便和菊花面對面躺着，嘴對嘴親着，左手放在伊的頸項底下做伊的枕頭，右手從伊的左腕下伸到伊背上的腰部抱着；伊也用左手抱着他的背。 兩人抱得緊緊地，幾乎可說兩個裸體已經化成一個了。 他是個

五短身材，伊的身體也很小巧，兩人都覺得這樣抱着很合式。

這樣抱了兩分鐘，他把右手騰開去撫摩伊的裸體兩乳肩頭，臂腕，腰腹臀部，大腿都撫摩到，一邊撫摩一邊談着話。後來他的手揑着伊的奶問伊：

『你嫁過人了？』

『沒有。』

『沒有爲什麼——』

『你說嗜？』伊的語音有點懶惱了。

『咯，這個地方——』他的手從伊的奶移下去觸着伊的腿縫。

『……』伊流淚了。他的面頰感覺到伊的淚臉的濕潤，便安慰伊說：

『哭什麼？這有什麼要緊？』

過了一忽他又問伊：

『你怎麼只有一個人？父母兄弟一個親人都沒有麼？』

聽了這話，伊的淚珠更加一滴滴地滾出來了。

『你有什麼傷心的事，不妨和我說說。』

伊只是流淚不語。

『你一個人孤單有我便不孤單了。　我以後發很做工，和你兩人一道過活，我總要使你過得好一點。』

伊的悽然的聲音說：『我是個苦命的人！』

『怎樣苦命？你的父母不在了罷？』他問。

『姆媽不在得來，爸爸不知道在不在。』

『怎麼不知道在不在呢？』

『他從前在上海，現在已經——一，二，三，四，五，六——已經六年沒有得到他的信了，不知道他生死下落。』

『你父親在上海，你怎麼又在這里呢？』

『說來話長。』

『你說罷。』

『我本不是杭州人。』

『我聽你的說話完全是本地口音，倒不是本地人，你的本地話眞說得很道地了。』

『我在H州住了四個年頭三足年了。』

『你本來是那里人呢？』

『我是H府人。』

伊原來是他的同鄉，他更加好奇了，於是繼續問下去：

『你是H府那一縣？』

『J縣。』

『什麼村？不要便是趙家莊罷？』他自己是J縣趙家莊人，他知道伊姓趙，所以這樣猜測。

『是的，你甲格猜着？你也是J縣人？』

他非常奇怪，不去回伊的詢問，却先問伊：

『你父親在上海做什麼？』

『做工。』

他更驚奇了。

『做什麼工？』

『紗廠裏做工。』

他不但疑懼，而且預感地覺得有什麼不得了的事要臨頭了。

『在那個紗廠裏？』

『在C紗廠。』

他聽了心裏十分着急紊亂，他不敢再問下去了，但又不能不問個清楚：

『你是趙家莊的莊前還是莊後？』

『莊前。』

他的右手臂從伊的腰部畏怯地縮回，顫顫地發抖。

『你父親到上海幾年了？』

『我七歲他到上海去，——三，四，十，——十四歲年頭了，

這是全然無疑了，但他還要問，總想把這事問成另外一種結果：

『你今年幾歲了？』

『你眞是打破砂鍋問到底，問了這許多事還不夠？我今年二十歲。』

他的手顫抖得更利害，他不希望伊回答二十歲，十九歲或二十一歲都好，

但伊偏偏回答的是二十歲。

『你的母親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你的手爲啥發抖得來？』

『沒有什麼，你說。』

『我姆媽姓朱，叫采蘭。』

『朱采蘭』這三個字嚇得他直跳起來，他的左手從伊頸下抽出，把伊狠命一推，好像推開一堆砒霜毒藥一樣。 被他推開的伊還是莫名其妙，忙着問他：

『甲格得來？甲格得來？你爲啥推開我？抱牢我罷。』

伊伸出兩手去抱他，他用力把伊的手推回。 事情已經根本明白了，但是癡心的他還要問問另外一個他所最怕的名字，他希望伊說出的名字不是他所最怕的，只要這樣一來，他一切的疑懼便可以推翻了。 他莊嚴地說：

『我再問你一句話：你的父親叫什麼？』冷然的語聲裏似乎含了有冰霜。

『叫灶禧。』

他所最怕的名字終歸說出來了，他掀開棉被跳起來，跨過睡在外床的伊的身體跳下床去，似乎是逃避一條最利害的毒蛇。他因急於要逃避這張可怕的床鋪，甚至小衫褲子也忘了穿，裸着體去坐在板桌邊的條凳上，也不曉得寒冷，他是痛苦得幾乎失了知覺了。

『甲格得來？爲啥呢你這樣發瘋？』

沒有回答。伊非常慌張，預感着有天大的災禍要發生了。伊極迅速地穿了衣裳褲，走下床到桌邊去暗地裏摸了洋火點着洋油盞，看見他一絲不掛地坐在那里發怔，臉上掛着無聲的淚，手脚凍得顫抖。

『阿也！你要凍壞哩，』飛快地到被窩裏去拿了小衫褲和蓋在棉被上的棉襖夾褲來，『趕快穿上去。』伊正把衣披到他的背上去，他却一手接過了衣服，一手推了伊一把，推得伊倒退了兩步。這時他瞥眼看見伊的兩張厚厚的嘴唇皮，才恍然和伊的母親的厚嘴唇是同一模型的。

『到底是啥事體？我一點摸不着頭腦，你說。』 伊驚慌地望着他，他不理睬伊，只顧在那里穿衣褲，不是因爲冷而穿，是因爲覺得赤身露體地在伊面前是不應該的。

『你問過我的姆媽爸爸便這樣生氣反臉，你是不是你和我的父母有啥冤仇麼？』伊慌急地等着回答。

『我再問你：你除了菊花這名字以外是不是還有個名字叫阿杏？』

『是的呀！你甲格會曉的？』

『錯的事已經做了，有什麼法子改掉？唉！你早一點又不說！』他說話時望也不敢望伊一眼。

『究竟是個啥謎兒？我猜不着。』 其實伊想起在飯館裏吃夜飯時，他先說是姓趙後又改口說是姓曹，伊已經猜着三分了。

『哎！我實在是姓趙，姓曹是騙你的。 ——我是你的 ——唉！你的—

—』他的話在咽喉裏黏住了。

『是我的——』忽然停住了，伊打算說『是我的爸爸是不是？』但伊還不敢冒昧說出，便改變說：『是我的那個？』

『海！叫我怎麼說得出口？我是你的外婆的——女——壻。』他的淚點很快地滾着，他那塌鼻頭的寬闊地擺開的鼻孔子上面有兩個小凹，眼角裏的眼淚從低平的鼻樑的兩旁滾下來，把兩個小凹都塡滿了。

『阿矣！』伊羞得從手指到脚尖都赧然了，驚叫着倒在床上去哭。

他坐在條凳上呆着，黎黑的臉像僵化了一般；伊仆在床上哭，背部和兩肩時時因呼吸而一高一低地聳動。他們都聽見說過，父與女或母與子所生的孩子頭髮都是向上筆筆直直地倒豎起來的；此刻他們兩人都想到這上面去，怕今夜已受了胎，怕十個月之後便要生出一個頭髮倒豎的孩子了。羞恥的痛苦像鐵一般沉在他們兩人的肉裏，他們都覺得犯了世上最大的最不可赦的罪，都覺

得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最陰暗最哀痛的一夜。

他想這事情比死還可怕，不如一死忘了這一夜。 他在房裏找了一週，看見角落裏有一根捆舖蓋用的繩索子，他站起去拾了繩索來又站到凳上去，把繩索繫在屋樑之下的橫木上。 當他繫好繩索的時候，伊因爲聽見他嚮動抬頭去瞧，瞧見他正要頭頸套到繩索圈裏去，伊飛快地縱身跳起去一把揸着他的衣薄把他拖下地來，同時口裏說：

『你死不得，讓我死！天雷打也只打殺我，不會得打你的。』 說着站到凳上伸出兩手去拿繩索圈。

『你年紀輕輕不要死，我已經上了年紀好死了。』他又把伊拖下來。

互相爭執着，兩人都站不到凳上去。

☆ ★ ★

伊仍舊坐在床上，他仍舊坐在凳上。洋油盞上慘黃的火穗和火穗梢頭的慘綠的焰照着他多年工廠生活所養成的帶病容的臉色，照着伊的憔悴的萎了青春的美的臉色，他的稜黑枯槁的面孔此時更蓋上一層昏暗的暈，伊的蒼白的面孔此時更加蒼白沒有血色。

這間小小的房裏，頂上是屋瓦，瓦片有碎了的，屋椽下的橫木上有蛛絲網；地下鋪的是長方磚，有許多磚已經破碎了，高低不平；周圍三面是一塊凸出一塊凹進的泥牆，泥牆上塗的一層粗糙的石灰，有的地方一片片地脫落了，有的地方橫橫斜斜地裂開了些縫兒，有的地方是下雨時屋上漏了水在牆上因而成了一塊一塊的烏灰或烏黃的顏色；前面是沒有劉光的板壁，左邊一扇狹板門，右邊一個小紙窗。

『爸爸，』這兩個字好像是用了很大的氣力說出的，『你在上海，甲格又

到了H州？』

『怎樣到H州的麼？』他的語氣很莊重是一個父親所應有的，和先前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了。 他回想到他的過去；他家世代都是做佃農的，他的祖父本來還是半自耕農，到了他父親手上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幾畝田地都給地主——同時也是債主——管了業，便一降而爲完全的佃農，而且還欠債。 到了他自己手上景況更不好，他雖然拚命地苦做，可是無論怎樣總不夠吃用。 遇着年成不好，租穀還是一粒少不來，而他自己到了第二年的四五月糧食便吃光了，於是只得向地主借新債，地主總是把堆在米倉裏的吃不完的兩年前的虫蛀了的陳米來折給他。 譬如借二十塊錢，四五月裏米价飛漲要六塊多錢一担，地主便拿三担幾斗幾升幾合的陳米給他算二十塊錢，到八九月新米出時只要四塊多錢一担，他便要挑四担多新米去還那二十元的債本，至於利錢也非兩担米不可。 他每年種了新米挑去放在地主的倉裏，隔兩年——到第三年又去向地主

借一點蟲蛀的隙米回來吃，而且借三担多米過幾個月本利一起便要還六担多，而且還要千謝萬謝地謝地主救了他一家的命。 因爲本利還得太多，第二年第三年便更加不夠吃，債一年一地年增多，結果連他的住屋抵給了地主還不夠，但他仍舊租住原屋不過每年要付房租給地主。 因爲他窮到精光，人家又看他不起，而他是受不住窮困上再加恥辱的。 他看見有些人到上海去做生意發了財回來，他便也動了 到上海去的念頭。 上海在他們J縣人看來是一個新大陸，好像從前歐州人到美州新大陸去發財一樣，他也要到上海去挖掘寄在那里等待他的金窖。 到他二十六歲那年秋季，他的一個在上海胡開文墨店裏做夥計的本家到上海去，他便決意跟了去。 那時他的妻是二十五歲，他的女兒是七歲。 他的妻再四勸他不要去，但他堅執不聽，他對他的妻說：

『冷在風裏，窮在債裏，我在家裏種田，一年三百六十日做三百五十九日半的工，做一世也還不清這些窮債！上海地方銅錢銀子多，賺錢容易，到上海

去一定可以發財。』

他的妻說：『你去了我和阿含怎樣過活呢？』

他的回答是：『你發狠做做，暫時苦一苦，我發了財馬上多多寄錢給你。』

『曉得那一年發財呢？』

『上海銅錢銀子多，快得很。』

他的妻阻他不住，他終于借了十幾塊錢做路費跟了本家去了。

『我到上海本想找容易賺錢的事，』他的臉不朝着菊花，只望着床頭的柳條箱和破網籃，『但是等了一個月那里有事？我一樣事也做不來，後來只好替胡開文裏燒飯，跑了幾千里路出來替人家燒飯，眞是見鬼！開文裏的老板那個雜種還常常要說話，眞是不要工錢自吃飯，還嫌生活慢！到第三年因爲說話衝撞了老板，他便歇了我。

『我託人薦到一個同鄉汪志勳家去種花，他家有兩座洋房，洋房前面是花園，已經有一個花匠。許多奇怪的中國花外國花的名目，我都不知道，我是做那個花匠的下手，幫忙他做做粗活，譬如掘地，堆假山，捧花鉢，搭草舍……這些事。一條臭水溝和一個荷花池掘了兩次，起初水溝——我叫牠水溝，汪志勳叫牠什麼牛上出水（流觴曲水）——水溝掘在右旁，荷花池掘在左旁，後來來了個風水先生說是水溝向前要把財源流出去了，又要我重掘一次，把水溝掘成腰帶的樣子圍着花園，把荷花池掘在當中像個聚寶盆的樣子，這樣財便不會向外流。我在家鄉掘地已經掘厭了，到上海仍舊是掘地！掘上海的地又掘不出黃金來，到上海掘地和在鄉下掘地有什麼分別？掘地是掘一生也掘不出頭的，我是注定的掘地命麼？我恨死了地！我賭咒不再掘地！

『在汪志勳家裏做了一年，三十歲那一年我便到C紗廠去學做工，做了三年……』他有點自慚之色，他想到那次偷了幾綾棉紗，放夜工時被門房搜了

出來，因此被開除的。『我挽到Z紗廠。』

『你到Z紗廠我們不知道』菊花插下去說。『以後你便一直沒有過家信。』

『嗅！』他後悔地歎氣，『我眞不該沒有家信給你們！』他到上海後天天希望着發一筆財，天天計畫着寄一大宗款項給妻子，但他的希望永遠不實現，他的計畫只是徒然。他初到上海那幾年倒三塊五塊寄了幾回錢給妻子，家信一年也有兩三封，後來因爲受了廠主的欺凌，工頭的欺凌，鐵輪鐵槓的机器的欺凌，棉花棉紗的欺凌，飢餓的欺凌，寒冷的欺凌，……沒處出氣，他便喝上了酒，漸漸懶去託人寫家信了。他每日的工錢僅僅夠得衣食住，何況他還要喝酒！他到上海六七年總是弄不好，他覺得對於妻子非常慚愧，又不敢把苦況告訴妻子，怕伊難過。而且他又隱約聽說他的妻跟了人已經幾年的話，雖然他不知眞僞，但也是使他更懶於寄家信的原因。

「我在外面吃辛吃苦，還不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唉！我那時也太糊

塗，時常還要喝酒，鬼混過日子！我在Z紗廠常常吃外國火腿，以後我做人便更加糊塗了，眞是尋窮開心！』這尋窮開心是指找女工或找野鷄說的。

『我在Z紗廠登了四年，前年因爲罷工開除了。我便來到杭州X工廠。』

他想到那次罷工他們經理的演講：『你們不要以爲我發了大財，拚命要我加工錢，其實我們這個工廠是「外頭嚇煞裏頭空」的。……你們假使還要冥頑固執，便請不要怪我們手段辣，後悔是遲了。……我掌住你們全廠工人的生死八字　不開工廠你們全什麼吃？……請諸位向前想想，你們吃什麼？……』想到這里他又說下去：

『唉！眞是百會百窮，不會做相公！廠主們穿綢着緞，他們會做什麼！大財主住洋房坐汽車，他們會做什麼！　大老爺吃山珍海味，他們會做什麼！我在世上吃苦吃了三十九年了，七八歲便替人家牧牛，種田做工至少也苦做了三十一二年：我得到的是什麼？　我什麼也沒有得着，我得着的是一世受不完

的苦！……人家抽了我的筋，人家榨了我的油！ 老古話「討飯恨財主，」我的確恨他們，一直到捆了棺材還要恨他們！』他說這話是咬牙切齒的，因爲他受了多少運命的顛蹶，運命的鐵蹄無時無刻不在蹂躪着他，他在外面做工的這十三年和在家鄉種田時一樣，是充滿着困難與憂愁的十三年，他是每根毛都被人踐踏過了。

『今年我因爲在工會裏有點職務，聽說有人寃枉我，說什麼黨不黨的，所以我就把灶祿這名字改了，對人說我叫貴發。』 他望着板桌出神，板桌上擺着一面小圓鏡，一把剪刀，一雙布鞋底，一塊線板，一個抵針箍兒，一件未補成的破小衫，兩個木梳，一張竹篦。

☆ ☆ ☆

『阿杏，你爲什麼到杭州來？』他的態度儼然是爲父者的態度。

『從你到上海去以後，』伊說話的樣子正是子女對父母的樣子，『姆媽仍舊種着田，插秧，耘田姆媽都連鞋帶裹脚布下水去做，犂田犂不來只好雇男工，割稻割麥姆媽自己會割，我也幫忙着割，打稻打麥又只好雇男工。這樣僱短工弄下來很不合算，差不多是替別人白種，自己沒有幾粒米麥到手，第二年便不種田。養蠶本當很好，但是自己沒有桑樹地，買桑葉又貴，那里有這本錢？以後有工做的時候便替人家做短工，茶忙替人家採茶，做茶，蠶忙替人家養蠶，繅絲，麥忙替人家割麥，稻忙替人家割稻，平常替人家舂米，磨麥，砍柴，割草。日裏做了活回來，夜裏替人家做鞋底，打草鞋，做到三更天才睡。我便替人家放牛牧羊，另外只好拾拾枯柴，耙耙枯葉。姆媽做事眞是日怕日短，夜怕油乾！不過就是做得死去活來，也還是吃着朝頓無夜頓！』伊想到那時伊母女二人永遠是在怎樣可以免去凍與餓的不幸的憂慮中

，伊臉上的舊淚痕上又加了新淚。 伊不明白何以一個人窮了就好像犯了極大的過惡一般，要受這樣苦的懲罰。

『柯蔭祥（伊家的地主兼債主）又常常來討債，而且越討越緊。 姆媽是伸出去一對空拳，縮進來十隻空指頭，那里有錢還他？連利錢都上不出。 姆媽只對他說，「等阿杏的爸爸賺了大銅錢，多寄點錢回家的時候馬上要來還的。」他說，「做一個火頭，賺大銅錢！灶祿在那里做夢，你也相信他？」姆媽聽了心裏多少惱氣！只怕被他說中，你眞的不能賺大銅錢。 他要姆媽和我到他家裏去，姆媽不肯去，他就常常來數頭數脚地罵。 到第三年，那年姆媽是廿八歲，我是十歲，他討得更利害，說是姆媽再不到他家去，他要把姆媽送縣。 那時候家裏更苦，常常兩餐三餐沒有米下鍋，姆媽只得答應和我到他家去。 唉！我們便是苦死，天菩薩也不來理睬我們！』伊母親到柯蔭祥家去是不明不白的，又說是做媽子，又說是做小，除了柯蔭祥誰也不知究竟是做什

麼。菊花的地位也不確定，有時像個丫頭一樣看待，有時又有人喊伊是『拖油瓶。』從別人的眼睛裏映出的伊們母女兩人，是被侮辱的，被蔑視的。

『到柯蔭祥那老不死的家裏家裏，姆媽常常暗地裏流淚，當着沒有別人在的時候姆媽總是含着眼淚對我說，「阿杏，你的娘是不成娘的，對不起你的爹，你大起來不要學你娘的樣！」有時候又說，「唉！我還是死了好！」這兩句話不知對我說過多少遍。姆媽寫信給你總沒有告訴過你，住在柯家裏的事。到我十四歲那年已後就沒有接到過你的家信，姆媽以爲你知道了在那里恨伊，所以不要我們得來。但是姆媽和我仍舊望着，望你有家信寄來，望你有銀信寄來，望你發了財回來！爸爸！你把我們望得好苦呀！我們的頸柱骨都望長了！』伊的聲音裏猶有幾年前的餘怨。

灶祿趕快陪罪似的說：『我那時糊裏糊塗地沒有寫信，我心裏那里不是牽心掛肚腸？』他的確沒有忘記過愛妻和愛女，他總是想要使愛妻不太苦，使愛

女好好長大成人，但他一樣沒有做到。

『到我十六歲那年，有一天夜裏那老不死的到我房——裏——』伊的話凍在了厚厚的唇邊。伊想到那夜柯蔭祥走進伊房裏便輕輕地說，『來，阿杏，你來和我睡替我暖暖脚。』說了便抱着伊把五十幾歲的滿是橫肉的臉貼着伊的嫩臉，把滿嘴硬槍槍的鬍鬚的板刷在伊嘴上儘刷。接着便抱伊到床上，解開伊的衣服摸伊胸部尙未豐滿的小乳，又解伊的褲帶，一邊解一邊說，『小寶貝，你不要縮羞怕臉，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我的小！我說話說出便算數，我一定把你做小！』他的意伊思，把做小是一種極大的恩惠。

『第二天姆媽曉得得來，她流了一天的眼淚。她說這樣上下不分，把她活活氣死了。第三天一清早便有三個長工從蜈蚣橋底下抬着姆媽回來，衣服頭髮上都是濕淋淋的水，面孔浮腫發胖，在水裏已經浸了一夜。那時候那老不死的還睡在我床上，我哭姆媽把他哭醒得來，他走起看看，倒好像少了一個

眼中釘很滿意格的。』

他聽到柯蔭祥要他的妻子去，心裏已燃起了憤怒的火，聽到柯蔭祥到女兒房裏憤怒的火焰更旺，聽到這里終於不能再鎮壓，便把右手揑成拳頭在板桌上擊了一下，用痛恨的顫抖的聲音說：

『報仇！報仇！我一定要報仇！』

『那老不死的有一個小，她常常打我，起初老不死的還幫幫我，後來也打我。第二年春天就把我賣到T縣一個姓戴的人家做了頭。唉！我眞是苦竹園裏出苦筍，生成的苦命到處都是苦的！戴家有個大少爺，……我到他家的第二夜……又是和柯家一樣的把戲……』

伊想到那夜送開水到和住屋隔了一個大院子的大少爺的書房裏去，伊一進去大少爺便把房門閂了，伊剛泡好了茶他便捧着伊的臉親嘴，一邊說：『不要作聲，我看中了你，你今年十七歲，再過兩年大一歲我把你做妾。你做了我

的妾便有福享了。我決不騙你！』伊聽了這話心裏想：『常言道，「只有丫頭升太太，沒有長工做老爺，」我是個苦命的孤女，跟了他或者也還有個好日。』　因此伊便服服貼貼地由他擺佈，由他抱起，由他放到籐睡椅上，由他脫褲，由他……這時忽然窗上『噗』地一聲，玻璃碎落在地上，接着便是大奶奶的聲音，『你們的好事！開門！』大少爺和阿杏嚇得跳起來忙着穿了褲便去開門，大奶奶進來用手中的竹竿在阿杏頭上身上抽了一頓，口裏罵着：『你這騷屄，一來就作怪！』又指着大少爺罵：『我是不放心，走來看看，果然讓我捉着了，你還要賴不賴？平時你幾時拿過書本在手裏？只有每次一個新丫頭買進來，你便要用功了，說是怕擾鬧，一個人到書房裏來看書。　看什麼書？賤丫頭便是你的書！……』大少爺只陪着笑臉連聲說：『再不了，再不了！』……大少爺待伊和待一支紙烟一樣，紙烟是可以拿來吸的，伊是可以拿來×的，也和吃吸的紙烟頭被棄在地上一樣後來伊又被他奏了。……

伊想得嗚咽地哭，一邊哭帶聲帶鼻音地說：『在戴家住了半年，我苦不過便和戴家一個長工逃到杭州來。我改了個名字叫菊花，住在城站一個小客棧裏，第二天他出去帶了一個生人來，那人專門打量我的頭脚，臨去時兩人在房門口輕輕地商量，我聽見『一百』『一百二』幾個字，看他們好像是做價的神氣。我猜出他一定是居心不良，等他出去的時候，我便逃出那個旅館。好在我身上還有戴家那沒有良心的給我的十幾塊錢，……後來我便到廠裏來做工。我在杭州脚脚踏生地，眼眼看生人，又苦了四個年頭！』伊每到一個地方都似乎是特爲惡待伊而有，每遇着一個人都似乎是特爲欺凌伊而生。伊這四年來每想到自己的苦，心裏便有華麗的舒服的生活的要求在那里暗暗地咬伊。伊像一隻狗蹲在生命的佳肴珍味的筵席底下，希望那些得天獨厚的坐在生命的筵席上受用的人，丟下幾塊骨頭來給伊嘗嘗人生的美味。

『報仇！』灶祿的拳頭又在枕桌上擊了一下，他的眼睛裏噴出憤怒的火

焰，火焰的尖在塌鼻頭上和褪黑的全面部飄蕩，『我回去把柯家戴家一刀一個都殺盡！』他從床上跳下來之後沒有望過阿杏一眼，這時才向他所害怕的床鋪望去，看見阿杏倒在那裏哭，肩部以上遮在打過許多補釘的最粗的藍夏布帳子後面。

他把兩隻下手臂曲起並排放在板桌上，頭便倒在兩隻下手臂上無聲地哭。

☆ ☆ ☆

慈祥的睡神掩了一張忘却的黑幕在他們父女兩人的痛苦的心上。洋油盞發出慘黃慘綠的火光和烏黑的雲霧似的烟，光和烟綜錯交織把小房間裏造成一種昏暗茫昧的慘悽的景象。

他們是被全世界遺棄了的人，沒有人把他們的生命看得比一個气泡更重一

點。他們的所謂身體只是一架勞作至死的機械，所謂生活只是一串極長的繼續不斷的辛苦。

第二天東方才發白的時候，好像一頭橫亘大的惡獸的怒吼的放汽聲驚醒了阿杏。他們是每天必須勞作，不能停止一天的，所以伊馬上翻身下床，走過去推醒靠在板桌上的灶禄，同時說：

『爸爸，要去上工得來。』

一九二八，二，十八，脫稿於臨平。

北老兒

『媽媽！北老兒來得來！』

五歲的小孩子從門外飛跑進來這樣喊了兩聲，這家庭裏便突然起了很大的變化。

坐在上賞頭的父親——前天指着正把母親推到房裏去的北兵罵了幾句，因而被北兵砍斷了一隻手的父親，本來用左手托着裹了血布的右手坐在那裏垂頭喪氣地要睡去的樣子，這時被兒子的一聲喊驚醒了，立即站起向後面跑去，躲在黑暗的樓梯底下。

在廚房裏預備午餐的鄭師母，聽得兒子的喊聲，馬上放下菜刀，揩去滿了

油污的藍圍裙，拿起毛巾在已經放好了米和水的飯鍋裏浸了水，便在鍋裏揉乾了，很用勁地在臉上擦了幾擦，擦去臉上的齷齪；又快手快脚地拿起木梳來在頭上梳了幾下。 這才兩隻手扯扯衣裳角，驚慌地迎出堂前來。 伊想到北老兒便要打寨嗦的，一邊走一邊兩脚不住地顫抖，好像赴屠場的牛一般。

走進來的北兵是前天昨天已經來過兩次了的，紫銅色的臉，寬大的身架，穿着灰色棉軍裝。 他走到鄭師母面前，微笑地拉着鄭師母的手向房裏去。鄭師母好像非常驚駭非常痛苦似的放聲哭起來，伊的小孩也應聲而哭。

『媽的巴子！老子和你老相好，還要哭嗎？』

北兵猫惡地暴怒地抽出駁壳槍來，在伊背上敲了一下，伊才跟着他走進房去。但當他把伊放倒在床上的時候，伊又懼怕地哭起來了。他把駁壳槍指着伊的前額，眼睛惡狠狠地瞪着伊大聲說：

『你想死不想？』

伊立即停住哭，伊已經駭得毛骨悚然了，伊畏縮地，慌張地解開鈕扣，脫下袴子；伊對於這些舉動並不驚奇，好像伊意中早已預知原是要這樣做的。伊用馴服的眼光望着他，伊張開手，攤開腿，做出歡迎的期待的姿勢。伊似喜又非喜，似驚又非驚，但伊神志清靜地覺得有一隻粗糙的手撫摩着伊的綿軟的乳和寬闊的胸部，漸漸移下去到伊的廣大肥圓的臀部，鬚毛蓊鬱的鼠蹊部……接着便有一個強壯的身軀壓上伊的肥胖的身軀……伊簡直一點也不曾想着拒絕他。

伊臉上苦痛的影子一點也沒有存留，恐怖的神色也飛到屋頂上去了，伊感得前天昨天兩次所經驗過的然而依然是新鮮的趣味。伊覺得他是這樣的壯偉，這樣的堅硬，這樣的耐久，動作得這樣的猛烈！伊閉着眼睛全神灌注地享受這快感，伊大樂，伊陶醉，伊昏迷，伊發狂。

他停住不動了，壓在伊身上像受傷倒地的野獸，呼吸很响的。伊用力抱

着他，伊的肥臉上露出滿足的欣喜的暢快的微笑，伊睜開眼睛來諂媚地斜視着他，眼睛裏含着謝意。

『媽的南軍好利害！』他說。

『南軍到那裏得來？』伊問。

『快到富陽了。』

『還有幾天到杭州？』

『大概兩三天。』

『南軍到杭州，你們退到那里去？』

『退到嘉興楓涇。』

伊聽說南軍快到杭州，很是高興，因爲南軍一到，杭州便太平了，不再這樣滿城佈着緊張的空氣，好像暴風雨要臨頭的樣子了；但是不知怎的，伊又似乎不很高興，彷彿有點惜別的意味似的。

『你們幾時走？』伊問。

『今夜要大搶一下，發一筆財，明天一早走。』

『你們不要來搶我家罷。』伊央求地說，同時雙手抱緊一點。

『你已經給我草過了，不再搶你，我們要搶店家。』

『謝謝你。』

『我們打仗隨便到那里都是一樣，不過像你這樣的肥貨不容易碰着了。』

他說了這句稍帶離愁的話，便爬起匆匆地走了，臨走時把一個雙角子很响地在桌上一拍；同時說：

『我不白草你的。』

伊剛穿上袴子，袴帶也來不及繫，一隻手提着袴腰三脚兩步地跑到桌邊，另一隻手急忙拿起銀角子來看是不是銅的。這時是初春的時候，天氣還很冷，伊沒有繫袴帶，衣裳也沒有扣好，一邊看銀角子一邊凍得手脚都有點抖

起來了。

『哎！……』

伊的丈夫在房間後面樓梯底下發出這一聲歎息，好像在伊頭上擊了一棒，使伊似乎是從夢中醒來一般，突然覺得羞慚，覺得愧恨，覺得痛苦，覺得無地自容。

伊倒在床上大聲地哭，哭得又悽慘，又悲痛。伊的丈夫怕伊像前天昨天一樣又要上吊，所以連忙趕進房來勸伊，伊更哭得响，而且在床上打着滾。

『嗚嗚！我還有什麼面孔見人！』伊帶哭帶說，『好女不嫁二夫，嗡嗡！……讓我吊死了罷，我那里還見得人面！……啥嗡！我還是死了乾淨！』

『沒有法子的，儘管哭做啥？』

伊的丈夫這樣安慰伊，站在床前左手托着砍斷了的右手。

『讓我死罷，唏唏……我見不來人面得來！』

伊還是這樣哭着，同時打了一個滾，不提防一脚踢着他的傷手，他痛得叫了一聲，支持不住了坐到椅子上去，皺起眉毛咬起牙齒還在喊着痛。

伊到這時才止了哭，起來看他的傷手。

一九二八，九，三，於眞茹。

人

肉

一

白虎嶺上的白虎亭是J縣西鄉的一個險要：右邊是萬丈巉巖，峻拔峭絕，深不見底，下面有一條山溪，因爲高低懸隔，聽不見潺湲之聲　左邊雖不是垂直線一般的絕壁，但山勢陡起，聳然矗立，也幾幾乎有壁立之概；山巔又有許多巍巍然的山石，好像古代的巨獸一般猙獰地怒目下視，令人望而生畏。左右都不能走，只有當中一面向東斜下的崎嶇的山路是上下的通道。

同治二年的初冬，「長毛」第三次蹂躪J縣的時候，白虎嶺之東汪村，胡村，曹村，王家寨等大小十幾個村莊的婦女老幼都躲到白虎嶺進去的深山裏，

少壯的男子便在白虎嶺據險抵抗。

這白虎亭是鄉民的第一道防線，亭裏和亭後駐紮了兩百多人；離亭上去不到半里路，因爲山勢微凹，有一塊平地，那里駐了八九百人算是後備軍。鄉民們都是打髮辮的，有的把髮辮纏在頭上打一個箍，有的把髮辮打一個結堆在後腦，好像婦人的頭髻。天王定都南京，曾下令禁薙髮，可是鄉民們都不聽命，他們覺得不打這條祖傳的辮是比殺頭更可怕的。他們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尖刀，尖刀以外有的拿一把大刀，有的拿一條長矛，——大刀長矛一共不過五六十件，是前兩次「長毛」蹂躪本鄉被官兵驅逐時遺失下來的——其餘的人拿的是斧頭，鋤頭，木槓。白虎亭門口靠牆站着四把打鳥鎗是當做神聖一般供奉着的，好像要用牠們向「長毛」示威說：『當心！我們也有鎗。』但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重要武器，他們所以有恃無恐的並且也是「長毛」最懼怕的武器，乃是石頭，樹木和毛竹。他們把十幾根樹枝已劈去根端已削尖的杉樹，松

樹，毛竹，又拿十幾塊稍帶圓形的大小如農家穀籮的石頭放在白虎亭口；幾十個人站在亭口預備着，「長毛」如上來時，他們便把石頭向下滾，把樹木毛竹向下衝。白虎亭以下這一段的白虎嶺，特別傾斜得利害，近乎豎直了，樹木疾速地衝，石頭飛快地滾，那氣勢比較千兵萬馬還要猛不可當。

白虎亭下來約二三十丈遠的路邊上有半塊從山壁中露出的石塔，可以做屏障，纔幾個人，而白虎嶺剛好在石塔邊向南略微轉了一個彎，兩百多個「長毛」便利用地勢在此停留——只能說是停留，因爲山路狹窄無從佈陣。

這天上午「長毛」初到白虎嶺的時候，毫不遲疑的越過石塔而上，不提防樹木石頭立刻飛到跟前，連忙回頭逃已來不及，有幾個被樹木衝倒連同樹木一起墜落到右邊的巉巖下去了，有幾個被石頭滾倒頭顱壓碎睡在路上，石頭也墜下了巉巖。接着白虎亭口又有十幾根樹木毛竹，十幾塊石頭預備在那裏，亭後面還堆着許多備用的樹木和石頭，上去半里路白虎嶺頭上還有八九百人在那

里伐木砍竹開山石，繼續拈到白虎亭來。

「長毛」不敢再嘗試，只得站在石堵邊咬牙切齒地望着白虎亭的鄉民，有時舉起大刀來向空砍幾刀，有時舉起矛來，向空刺幾刺。上面白虎亭的鄉民露着勝利的笑，也舉起大刀長矛來砍着刺着，於是雪白明亮的刀光矛影時時上下交相輝映。

鄉民們有時又指着「長毛」恨入骨髓地惡罵着，其實「長毛」聽不懂他們的土音：

『大清天子派曾國藩帶官兵來了，把你們殺個乾淨！』

『你們這些狗囚的，殺了我的爹媽！』

『你們這些陰司地府裏出來的惡鬼呀！』

『你們這些十惡不赦的，都死個精光呀！』

『南蠻子，我囚死你的娘！』

他們罵「長毛」爲南蠻子，是他們的總司令汪村的一個舉人汪舜臣告訴他們的，他曾自炫地說：

『洪秀全是廣東人，廣東是南蠻之地，他們便是南蠻子。從前黃帝和蚩尤打過仗，洪秀全一定是蚩尤的後裔，多半還是蚩尤投胎來的。』

汪舉人是這一鄉最爲博古通今的紳士，又是汪村的首富，他有三百畝田，又有許多現銀。但最緊要的還在他是這一鄉一世紀以來獨一無二的舉人，所以鄉人都尊敬他。他爲人清正，向來以道德爲帽，以禮教爲鞋，以天理爲馬褂，以良心爲長袍。他那方頭大耳，再加上不斜視的銳利的目光和自鼻孔拖到兩邊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深陷的威嚴的紋路，完全是一副天生的正人君子高等紳士的相貌。

兩年前，咸豐十一年，官軍克安慶，敗退的「長毛」有一部分竄擾J縣，沿途奸淫刼擄，汪村曹莊等十幾村的壯丁數千人曾到東邊的一個口子龜蛇關外

去抵抗。 這一鄉十幾個村子向來依照大小排成第一，第二，……常因爭執次序的前後而械鬬，鬬勝者居前一級，敗者則居其次。 械鬬時都極有勇氣，往往死傷數十人甚至數百人。 可是見了「長毛」勇氣便完全嚇跑了，他們對於「長毛」都有一種極難鎮定的畏懼心，遠遠望見「長毛」還在半里路之外大家便『我去小便』『我去大便』地在後面溜了許多，前面的人看見後面有人偷回去，心裏更加恐慌起來，便也向後轉。 退到龜蛇關上大家又站着憑關而守；不多一忽，「長毛」距離龜蛇關較近一些的時候，看得清楚「長毛」頭上包着紅布和白光閃閃的大刀了，大家又回頭飛奔；奔到象鼻嶺打算佈起陣來，陣沒有佈好大家又拚命地跑；跑到紫氣橋回頭望一望更加跑得快。 結果各人跑回本村去。 各村的婦女老幼都在村口上疊着兩三張八仙桌站在桌上瞭望，這是伊（？）們探望前敵消息的僅有的方法。

『打敗了，「長毛」來了！』

婦女們更是恐怖得很，伊們覺得「長毛」兩字裏含有不可思議的恐怖，伊們不以爲「長毛」也是人類，只覺得那是一羣惡鬼兇神——比吃人的妖怪和僵屍還要可怕。伊們恐怖到發瘋發狂的程度，有許多便投塘自盡；投八卦塘的人最多，滿塘的水都浮着死屍，後來的人竟沒有空位置了，於是用兩手把死屍分開從兩個死屍之間的空隙裏鑽到水裏去。婦女被殺的很少，一部分是投塘了，一部分是逃到深山裏去了，一部分是被「長毛」擄去了。

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長毛」到J縣來了兩次，鄉民都只知道逃避，而今年這一次鄉民竟敢於抵抗了，這是因爲舉人汪舜臣的緣故。原來舉人有一個年輕而標致的妾，太平天國雖有不許畜妾的禁令，但舉人卻能夠安然納妾，一來是天王禁令沒有實行到這萬山中的窮鄉僻壤，二來是堂堂一個舉人老爺納個把妾，誰曰不宜，鄉民們讚美之不暇，再也不會去報官。

舉人把愛妾藏在深山草舍中，咸豐十一年那一次倒還無恙，同治元年那一

次，「長毛」尋到深山裏尋着了舉人的草舍，舉人幸而逃脫，愛妾卻被擄去了。舉人說不出的心痛，憤恨，欲得「長毛」之肉而甘心。所幸舉人的父母也於去年被「長毛」殺掉了，今年「長毛」第三次來時舉人便有一個正大光明的名義：爲雙親報仇！這一鄉十餘村男女老幼原有一萬人之譜，經一長毛」兩次的殺與擄只剩三千人左右了，這三千人也附和着舉人說『報父仇！』或『報母仇！』

既有大衆的附和，社會上一般人的意見都尊重有功名的人，汪舉人便成了當然的首領。他看過列國志三國志，又看過兵書，鄉人都說他是足智多謀的，都願聽他的指揮。舉人便發號施令教各村婦女老幼各人自己背一小袋米（天王有禁纏足的命令，可是不發生效力，因爲不纏足便不成其爲女人，所以仍舊是三寸或四寸的金蓮，只能背一小袋米。）趕快向西逃到離汪村有三十里要翻過許多重山複嶺的深山裏去，有的到黃頂山，有的到金銀山。又命令

壯丁到汪村與黃頂山，金銀山之間的白虎嶺去，白虎嶺西去汪村十里，離黃頂山，金銀山二十里，是各山的入口。至於分配壯丁於白虎亭和白虎嶺頭兩處，用杉樹，松樹，毛竹，石頭等爲武器，也都是舉人想出來的法門。

「長毛」從東邊來，到各村一看都沒有人，只捉着一個逃不動落後了的爛脚告化子，便威逼他帶路，派了兩百多人向西追趕，直追到白虎嶺。他們所以要追有四個原因：一是要擄些女人來發洩；二是要擄些男子來挑水，燒飯，搬運刀槍物件；三是要搶逃難者隨身帶走的銀錢首飾；四是他們在鄰縣被官兵打敗了竄走到這里來，找些人來殺殺好出氣。

在通不過白虎亭的白虎嶺的半路上，「長毛」在那裏想方設計。

天漸漸黑暗下來了，汪舉人得意揚揚地下命令說：

『只要一百個人守夜便夠了；其餘的人都可以睡，到了後半夜另外換一百人守，前半夜的一班去睡。李太白的詩蜀道難裏說：「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這白虎亭也差不多是這樣一個天險，有一百個人守，「長毛」除非長鳥翅膀決不能上來。 這個口子守得好，山裏面便可平安無事。』

白虎亭除了守夜的一百人外都在亭內或露天的地上和衣睡了，白虎嶺頭上的人也都睡在露天地上；舉人自己不曉得究竟睡在那裏好，睡在嶺頭固然穩妥一點，但是露天太冷，睡在亭內雖可以避風，然而離「長毛」太近：他站在亭內躊躇着還沒決定。

這天是陰曆十月初二，晚上沒有月亮，頗是黑暗，但眼睛在黑暗內習慣之後也能夠隱隱約約看得出兩丈以外的人，因爲是晴爽的天氣，天空裏密密的繁星非常燦爛，細微的黃光減低了黑暗的濃度，黑暗已比較稀薄的緣故。

「長毛」已想出了暗襲白虎亭的計策：路左的山壁雖然很陡峻，但並非垂直的絕壁，在山壁上開步走是辦不到，攀援而上卻是可以的。 五十個「長毛」一向路左山壁爬上去，爬到離路約三丈高的地方向西斜行，與嶺路成一平行

線。 大家左手攀援着茅草，小木及樹枝，右手拿着刀柄把刀尖矛頭着插着山泥支持身體的重量，待左手另外攀着一樣東西時，右手也把刀矛另換一個位置。 這樣偷偷地緩慢地走着，大家都輕手輕脚不發出什麼聲音，人家聽不出一點響動。

走到白虎亭背後，一些站在亭後牆脚邊，一些站在亭以上靠山壁堆在路邊的許多略帶圓形的石頭和樹木堆上，大家把大刀長矛舉起一齊大聲喊着『殺！殺！殺！』留在白虎亭下原地方的一百多個「長毛」也同時響應，叫破喉嚨地喊着『殺！殺！殺！』並且打着戰鼓助威，鬧得震天價響，頓時打破了黑夜的山中的沉寂。 亭裏守夜的一百人都駭得目瞪口呆，睡着的人也從夢中驚醒，大家不曉得怎麼半空中忽然落下許多「長毛」，各人連忙拿了大刀、長矛，斧頭，鋤頭，木棍，沒命地向嶺上奔跑；一邊與路旁靠山壁的石堆樹堆上砍下來的大刀及刺下來的長矛招架，一邊閃避逃走。 「長毛」的地位站得高，大刀

長矛砍在鄉民的頭上或刺在肩部，鄉民站得低，便用大刀橫砍「長毛」的脚，或用長矛刺「長毛」的肚腹。　一場肉薄，「長毛」只死了十幾人，而鄉民死了四五十，還有幾個鄉民，爲躲避長矛大刀，失脚墜落到路右的高深險峻的巉巖下去了。　汪舜臣卻依然無恙，因爲他是「舉人，」鄉民都保護他，他半爬半跑地躲在正和「長毛」接戰的鄉民的屁股後向嶺上逃去。

他們用全身的氣力逃跑，走過白虎嶺頭有八九百人睡着的地方並不停步，也不喊醒睡着的人起來逃命，因爲喊一聲便要浪費一分寶貴的氣力，便要減少一點速度，尾追在後面的「長毛」和自己的距離便要縮短一步，所以誰都不肯輕易地喊一聲。　那八九百人都睡得正濃，只有一小半被這一隊近二百人的飛快的脚步聲所擾醒，因而縱身跳起加入奔逃的隊伍，其餘一大半都仍睡着。

兩百多「長毛」趕到嶺頭上，因爲鄉民的頑強抵抗，殺死了二十幾個「長毛，」非常痛恨，便用大刀長矛向地上深入睡鄉的幾百鄉民亂砍亂刺，算是報

仇。 手續非常迅速，不多時候幾乎殺完了，僅僅少數人被受了刀砍矛刺卻沒有馬上斃命的同伴的呼痛聲所驚醒，因而逃脫了。

「長毛」因爲山路不熟，這天夜裏沒有窮追，便睡在幾百個尸身的旁邊。

第二天早晨太陽照着這片尸首縱橫，血流遍地的黑夜裏的屠場的時候，他們仍命爛脚乞丐領路向深山裏探尋去。

二

汪舉人當夜和鄉民們一道奔逃，到黃頂山已是半夜時分。 黃頂山山陽的坡上有一千畝左右的茶地，這裏的茶是J縣產品中最好的高山茶，茶地裏本有幾十個爲了每年茶忙時住山採茶而設的草舍，今年又新蓋了幾十個預備逃難時居住；幾家合蓋一個，幾家的人便合住在那個草舍裏。 這種草舍是很簡單的

，在茶地左近砍些樹木搭一個架子，割些長及胸際的茅草蓋上，再破些竹片夾着茅草，便成了，從正面望去好像一個A字。

舉人走到他自己的一大塊茶地當中的草舍前，開了竹片和茅草編成的門進去。他的太太、媳婦和其餘十來個本家親戚都睡着，他把大家喊醒報告了「長毛」已經攻入白虎亭的消息。那些婦人都驚駭得哭起來，同時隔鄰幾個草舍裏大概也得到男子帶來的惡消息，因而發出婦人的哭聲。哭聲馬上成了一種傳染病，一忽兒全山坡一百來個草舍裏都有哭聲了，彷彿深夜裏一隻狗叫了一聲引得遠近許多狗都響應一樣，悽慘無助的哭聲像山霧般罩了這黑暗裏的寒冷沉寂的山坡。

『你們不要哭，「長毛」人生路不熟，那裏找得到這裏來？前年去年一長毛」別的山上都找到了，黃頂山也沒有來過。』

舉人用這同樣的話勸慰了幾次，大家才算止了哭。他便在黑暗裏摸索着

要睡下去，一邊用一種平常對他太太說話的口氣問：

『我睡在那裏？』

『這里。 你把手伸過來。』

他的太太懂得他的話是問她的，伸手握着他的手扶他睡下。 地上鋪的是乾枯的茅草，一家蓋一條棉被，舉人和他的太太媳婦睡在一條被裏。 他太太要他和她睡在一頭，但兩人中間隔着一個睡在另一頭的媳婦，以爲用媳婦的脚來隔開了，比較夫妻兩人緊貼着要不難爲情些。 但舉人以爲不可，他的意思是公公和媳婦睡在一條棉被裏已經幾幾乎是亂倫了，同被而還要緊貼着睡那還了得！ 所以他要太太睡在中間做他和媳婦之間的牆壁，如此總算不是亂倫了，他纔放心睡下。

他背着他的太太睡，忽然覺來一陣婦人頭髻上的氣味，——菜油和頭髮混合的氣味，不能說他是香，也不能說他是臭，但因爲是婦人頭髻上特有的氣

味，所以舉人覺得與其說他是無臭寧說他是香，嗅了很舒服的。照這氣味濃烈的程度推想發出這氣味的髮髻離他是很近的，只要把臉向前移幾寸，他的鼻尖大概便可以觸着那髮髻。這草舍裏睡十多個人，所以擠得很緊，他想起剛纔睡下來的時候，他的右手觸着另一條和他緊挨着的棉被，他便知道這髮髻的主人是和他頭並頭睡着的。

『髮髻上搽着菜油，大概年紀還輕，無論如何不是老太婆，這是可以斷定的。』

但這髮髻的主人到底是誰呢？三舅娘嗎？已經老了，不會再搽菜油。大表妹麼？可惜是麻子。內姪女麼？臉兒太黑。妹夫的妹子嗎？眞是俏皮，但願這髮髻的主人便是妹夫的妹子。他想着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去年「長毛」來時失蹤了，等太平的時候，可以後嗣爲由把妹夫的妹子娶了過來。

全草舍的人都打着鼾聲了，他還不能入睡，而且那髮髻的香氣更加濃烈

了，裏邊夾着極強的女性的魅惑的力，由他的鼻官輸送到全身，他的血脈很奮興地跳着。那發出香氣的地方有一種吸引力要把他的手吸去，但是一個體面的尊嚴的紳士，向女人伸出手去的事是未免失身分的，所以他的手依然在自己的被裏。他想拿出打火刀和打火石來，打個火吸筒旱煙，利用紙捻的火光看看是否妹夫的妹子，但怕打火的響聲驚醒了別人。這時他更加恨「長毛」了，假使不在逃難的時候，有這樣的豔遇，那便不管三七廿一……

他的手無意之間摸着藏在身邊的一百多張田地契，因而想起金條來，便翻身朝着他的太太，把伊搖醒湊在伊耳朵邊低低地問：

『你帶來的幾根金條窖了沒有？』

『我不曉得窖在那裏好，你去窖吧，門口有把鋤頭。』

他接了伊塞過來的指頭般粗半尺長的六根金條，輕手輕脚地爬起，到舍門口拿了鋤頭走去。走到一棵特別大的茶樹邊蹲下，用鋤頭輕輕緩緩地掘地，

使鋤落地不發出很響的聲音，免被草舍裏的人們聽見。　掘了兩鋤頭便停下來猶疑起來覺得這裏不妥，於是走到茶地邊上一株大松樹底下，又開始輕緩地掘。　他忽然後悔了，覺得金條不該帶到山上來，還是和窖在家裏猪欄底下的幾十隻銀元寶一道窖着穩當些。　不過這後悔馬上便打消而轉爲焦急，怕「長毛」已經發現猪欄裏的元寶了。

掘了二尺多深的洞，把　着幾層舊布的金條放下去，蓋上泥土一層層地踏得結實，再加上枯黃的野草使人家看不出新掘的痕跡。　這樣弄得如意了，他纔回到草舍裏，一睡下去，那髮髻的香氣又使他想起和他頭並頭睡着的一準是妹夫的妹子。　但他這回馬上便『君子不可不愼其獨，何況草舍裏有這許多人並不是獨呢？』這樣自己警戒着，聳了聳從鼻孔拖到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威嚴的紋路睡去了。　假使不在黑夜裏，人家見了這威嚴的八字紋沒有不必恭必敬，規規矩矩地對他，縱使心裏有百種邪思惡念，見了他也卽刻要嚇跑的。

第二天他睡到很遲纔醒，一睜開眼便去看誰是那髮香的主人，但他右邊的位置空着，原來大家都早已起身了。他起身捲好棉被之後，他的太太從小口袋裏擠了一把米給他：

『這一小袋米在家裏我們三個人只夠吃半個多月；「長毛」這一來曉得要幾時去，我們只好分做三個月吃，少吃點勉強止止餓。這裏毛竹也不少，再過一個月便可找找些冬筍來添添，明年春天有了嫩草野菜便沒有米也不怕了。』

接着伊又遞給他一個用本山的大毛竹做的竹筒：

『這是昨天三叔公替我們做的茶筒，水也是他幫忙到山洞裏去打來的。』

他喝完了一把生米，喝了幾口冰冷的山水，便走出草舍到幾個男子聚在一塊談天的地方去。那些人看見他走去都尊敬地招呼他，把鋪得最厚的茅草坐位讓他坐。他們談着「長毛」的本領非凡，談着昨夜沒有到黃頂山來的被殺

的人，舉人的長工也是被殺之中的一個。他們談到前年去年逃難的情形，被殺被擄的男女、被燒去的屋宇村舍，他們痛罵「長毛」的惡毒，「長毛」頭洪秀全的兇頑。有的說這是因爲世上人太多了，糧食不夠吃了，所以天要收人，「長毛」是天上放下來的許多惡星宿。有的說不是糧食不夠吃的緣故，是因爲世上作孽的罪人太多了，譬如奸臣逆子欺凌了聖君慈父，悍婦惡媳欺凌了良夫賢姑，虎奴鷹僕欺凌了恩主東家，悖妾兇婢欺凌了老爺太太，地痞流氓欺凌了正人君子，強盜竊賊欺凌了財主富翁：因此一股冤氣衝天，玉皇大帝勃然大怒，便降下這駭人的天災；原是懲罰有罪的人，卻連他們善良的好人都殃及了。這都是天意。

汪舉人和人談話時常常瞥視他昨夜在下面答了六根金條的大松樹，但也不敢多看，怕被人覺察。這時他瞥了瞥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說：

我道光三十年庚戌中舉，再中個把進士自信是有把握的，並非很難的事，

偏偏那年洪秀全便反了，害得我不能上京去會試。洪秀全在南京雖然也定國都，開科取士，但我是大清百姓，我的舉人也是大清皇帝治下中的，忠臣不事二主，誰願到「長毛」頭那裏去考試！』

大家更替他可惜，歎氣，因爲這一百年來唯一的舉人在他們這一鄉已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假使再中進士做京官，那樣闊氣的功名眞是這一鄉最高的光榮了。

他們的目光離了近前向東遠眺去了。這黃頂山是非常高的，他們的視線可以跨過如在脚下的許多起伏的岡巒望到三十里以外的大村小莊，那些村莊只看見縮小了幾十倍的白牆黑瓦，東一堆西一塊好像魚鱗似的。他們由過去兩次的經驗，知道「長毛」臨走時是要放火燒屋舍的，他們在高山上遠遠望見村中火起，便飛跑回到村裏救火，跑到時「長毛」雖然去了，但屋舍也已燒去了不少。今天他們在那里指點某村某莊，希望村莊上起火，他們便好回家。

因爲昨夜辛苦，今天纔薄暮大家便睡了。　汪舉人正在打開棉被的時候忽然聽得沸起一陣驚叫號哭之聲；聲音來得太突然太奇異，立刻跳到草舍門口去看，見有一羣人逃來，『「長毛」來了』四字嚇得舉人敏捷異常，一轉身進了草舍挾了棉被便和哭着的太太媳婦向外逃，沿着山坡向西跑去。

舉人太太和媳婦因爲是財主人家的婦女，一雙脚比平常農家婦女小得多，的確只有三寸幾分長，又加之眼淚鼻涕地掛着，只是跑不快。　舉人跑跑等等，焦急萬分。　跑到一個山坡很陡峻的地方，看看「長毛」已追在後面不遠了，舉人用悲悽的聲調很快地對太太媳婦說：

『已經來不及了；保全名節要緊，你們被他們擄去汚辱，不如便在這里滾下去自盡了吧。　這是沒法的，我們今生分別，來生再相會。　太平時我到這山坡下來替你們收屍。』

太太受他的從父從夫從子和貞操節烈的教訓已經很久，已經成爲一個可爲

坤範的很通達很知禮節的太太，所以聽了丈夫的話毫不抗拒，馬上便預備跳下去。但當伊用了很大的力量做起跳的姿勢正要跳時，丈夫卻忽然想起一件極重大的要事似的，用力一把握住伊的臂：

『你袋裏的珍珠——險些兒忘了！』

太太很快地從袋裏掏出一包珍珠交給丈夫，一聲不響，臉上絕對沒有怨恨畏懼的表示，連忙閉了貞潔正派的眼睛向陡坡跳了下去，跳得這樣快，好像怕要躭擱時候的樣子。

媳婦看見婆婆跳在兩丈多之下的山坡上，因爲山坡頗陡，剛一着地立刻便又向下滾，身軀滾得像一個大的球一般；而那寬大的長及膝頭之下的衣裙衣袖和更寬大的掩至脚背的百褶裙，因爲滾得快的緣故在昏黃的暮色中翻飛着。媳婦心裏想着婆婆的頭顱一定給石頭碰破了，婆婆的骨頭一定給石頭碰斷了，這樣一想使伊戰慄起來，從手指戰慄到脚尖。伊不願死，伊無論如何鼓不起

婆婆這樣的勇氣。

『「長毛」追到了，快快快！』

舉人這樣急急地催促，不斜視的深銳的眼光和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都露出一種令人懾服的莊嚴鄭重的正氣。但是媳婦還是猶疑着，低頭呆立只是戰慄。舉人心裏焦急萬分，看看時機非常迫促，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便用手很命把媳婦向下一推，同時嘴裏迸出這樣的話：

『你的鬼魂不要怨恨我，我是爲你好！』

但媳婦已經沿着剛纔婆婆所經過的路線，和婆婆同樣的姿勢，同樣的形狀，同樣的動作——這樣地滾下去了，並沒有聽見公公安慰伊的好話。

舉人如釋重負，把棉被馱在肩上拔脚就跑。

三

汪舉人由黃頂山向西南跑到另一座山，這是一座荒山，鄉民還沒有替牠取名字。鄉民們種茶，種玉蜀黍，砍樹，掘筍都以黃頂山爲止境，沒有到過這座更深的荒山，所以這座山沒有山路，土地沒有開墾過，樹木沒有砍伐過，山陰這一面滿山都是繁茂稠密的樹林。

披荊帶棘，攀樹扯籐地在樹林裏跑上山的汪舉人，實在疲乏透頂了，手臂和脚腿也酸得僵硬了，而且知道「長毛」早已放棄了他們，並沒有固執地追蹤，所以便把肩上的一條棉被放下，預備在這山腰的樹林裏過夜。

樹林裏比空曠的地方更加黑暗，眞可以用「伸手不見五指」這句話來形容。他用脚和手摸索出一塊不十分傾斜的比較平一些的地方，把棉被鋪在地上連人帶衣一起裹在棉被裏，頭在比較高的上面，脚在較低的下面，好像睡在籐榻上面那樣的姿勢。

一種不知什麼聲響忽然帶來一陣恐懼，他怕這荒山裏有老虎，但一轉念便知道不是老虎，因爲據傳說老虎來往都走山脊不走山腰。他屏住呼吸諦聽，那聲音又來了，好像因樹枝的震搖而發出的樹葉的聲音。這使他馬上想到山魈，他腦中的山魈的形狀是由傳說和書本兩方歸納而成的：形體和人一樣，青紅色的很兇的臉，手指像鳥的脚爪，只有一隻脚，住在高樹上。因此他聽見樹葉搖動的聲音，便以爲是山魈在樹上動。

不但樹葉響而且聽見地上有柴草的響聲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不遠的左近走動。汪舉人心裏想着這陰荒森森的荒山的樹林裏確是有鬼氣的，自己覺得驚駭到毛髮都豎起來了，暗道：

『莫非山魈爬下樹來吃我了嗎？』

忽然他想着抱朴子裏說：

『山精，一曰跂，一曰超空，一曰彈，一曰乘龍，呼其名不敢爲害。』

他爲了學神仙術讀過的抱朴子，現在正用得着了。但是這幾個名字呼那一個好呢？

『山魈！——山精！——跂！——超空！——渾！——飛龍！——』

他把每個名字都喊出來很大聲的，但他立刻聽見——

『喂！誰在那裏喊山魈？』

這分明是人類的聲音，但舉人嚇得不敢答覆，以爲是山魈聽見他的喊叫要來捕捉他了，因爲他沒有聽見說過山魈說話的聲音和人類不同。

『大哥，你到底是那個？你總是人吧？是汪村人還是胡村人？』

一根根豎着的毛髮這纔倒了下來。舉人知道這並不是山魈，便說：

『阿呀！你幾乎把我嚇死。你是那一村的人？我是汪舜臣。』這個名字人家聽起來是很響亮的。

『原來是舉人老爺。我那裏不嚇？我聽見你喊了一聲山魈，接着便是

什麼雞！——刀弓！——裙！——尿桶！我一句也不懂，還道是什麼惡鬼和山魈在那裏說鬼話了。你是說的咒語呢還是念的經書，聽說念起經書來鬼聽了就怕，可惜我不會念。』

『你這呆鳥！我那里是喊雞，刀弓，裙，尿桶？我喊的是跋，超空，揮，飛龍，這都是山魈的名字，書上說喊着山魈的名字，牠便不敢來了。——我問你是那個？』

『我是石村人，名叫石金萬。』

『你過來一點和我在一塊過夜吧，我們好膽壯一點。』

陪伴舉人是多麼光榮的事，石金萬自然便把他的破棉被搬過來在舉人身旁睡了。

早晨醒來的時候，因爲山陰的樹林裏太陰森，晒不着太陽，寒氣很重，他們便翻山到山陽去。滿是太陽光，茅草最多，樹林也有，但很稀，不像山陰

那樣滿山擠滿了樹。 他們想這樣無路的荒山「長毛」總找不到了，而且他們也不敢更深去冒險，怕太深的無人跡的荒山裏有老虎，所以便打算在這山崗久住，等「長毛」離去再回家。

他們看見一個巖石底下的石洞，洞口的高可以容人出入，他們想這里沒有草舍，或者便在這石洞裏居住，但他們走進洞內便打了一個寒噤，沒有陽光的黑暗的洞內太陰冷了。 他們由洞裏出來，看見山陰樹林裏走出許多也是從黃頂山來的人，他們便迎上去。 於是大家十人一組二十人一幫地伐木，蓋了幾十個A字式的草舍。

黃頂山的人逃到這里來的約佔一小半，其餘除被殺被擄者外逃到別的荒山裏去了。 大家從黃頂山匆促逃走時都想着冬天棉被最要緊，只帶了棉被沒有帶米糧，於是餓的恐慌佈滿了全山坡。 草都枯了，樹葉也都落了，冬天不落的樹葉又太粗硬，即使咀嚼得很久，也還是要刺破喉嚨的；有冬筍是好的，但

這里大多是小的金竹苦竹，毛竹很少，當然經不起幾百人吃；可以使他們的生命苟延殘喘的只有飛禽和走獸。但他們沒有帶着打鳥銃，用竹做了弓箭也不容易射着，只好夜裏的時候，爬上樹伸手到巢裏去摸。至於野獸，用手捕獲是不可能的，但他們也有獵取的法子：用竹做一把大弓放在地上，樹皮搓成繩索做的弓弦的一端穿過一尺長的竹筒，竹筒口有一個活動機關，弓弦在那裏做成一個圓圈，上面用草遮蓋着，野獸誤踏這圓圈時，牠的脚便被縛着了。但獵得的次數也很少，而且只能獵得小野獸，如兔子，鼠狼，狐狸，狗貛……之類，大野獸野猪熊之類便獵不着了。

他們過的生活宛如太古漁獵時代的原人生活，永遠不洗的臉上堆滿了烏黑的積垢，鬚髮也不修，一日到夜只忙着獵取鳥獸。大家完全不相往來，各人自己獵得的東西各人自己吃，如果一隻兔子吃了半隻剩下半隻留到明天吃，夜間怕被人偷去，就抱在胸前睡。便是對於他們素常最恭敬的汪舉人，也不肯

分贈一個烏頭一隻獸爪了。 汪舉人暗中很有些憤然，埋怨大家竟一點東西也不孝敬他。

這山陽因很少樹林可以藏匿，沒有什麼鳥獸，他們天天起早沒夜到對面另一座山的山陰樹林裏去獵取。 但不知是鳥獸有意遷徙了呢還是被他們獵完了，一個多月之後差不多便極少有獵獲的事了。

這時有人發現了一種延命的寶貝：有一塊大巖石，顏色白如石灰，石質非常疎鬆，用指甲一挖便麵粉似的碎落下來，雖是淡的沒有味道，但也不難吞嚥，大家便都去挖來充飢。 於是起了一種傳說，說這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作了仙術把巖石變成仙粉來救苦救難的，汪舉人便把這巖石取了個名字叫觀音巖，這粉便名觀音粉。

但是這觀音粉吃了三四天，大家都覺得肚裏阻滯梗塞，如有硬塊，非常氣悶，甚至有時腹痛，而且大便閉結，出恭萬分困難。 於是有人發明了一種把

屎器，把竹片做成一個比耳朵挖大些的耙子，男的找男對手，女的找女對手，你替我，我替你地交換耙着，這才把觀音粉凝成的糞耙出。

接着便下大雪了，一連下了兩三天，他們不能再去找東西吃，而且氣候又奇冷，手足都生了凍瘡，只得關起草舍門不分日夜在棉被裏睡，口渴時便到舍門口抓幾把雪來吃。

在凍餓夾攻的痛苦裏，他們臥着回想，都覺得今年比前兩次逃難的情形更壞。去年「長毛」來是夏天，夏天鳥獸一樣有，還有年幼的野獸和巢中的鳥卵容易獲得，還有蛇——山中多的是——也是很好的食品，此外山中野生的水菓，和青翠肥嫩的野菜，鳥綠的青草，綠油油的樹葉更是取之不盡的。前年「長毛」來時也在冬天，但前年「長毛」殺人最多，常常有機會遇着人肉，而且是剛殺死的或者是殺而未死還在痛苦呻吟的新鮮人肉。今年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這山上人雖有好幾百，但「長毛」不來代殺仍是無用的，你假使自己

拿尖刀或斧頭去下那個人的手，他也要下你的手，決鬬的結果誰勝誰敗是沒有把握的，恐怕你沒有嘗着他的肉到把你自己的肉去果了他的肚腹了。所以這山上的幾百人雖然大家都是我看想你的肉，你中意我的肉，卻只能望梅止渴，想不到口，吃不下肚。

四

雪停止後接連出了兩天太陽，還有很多殘雪沒有化盡，大家便到對面南邊山上去尋獵鳥獸。汪舉人走到南邊山腰樹林裏他九天之前埋伏在那里的大竹弓旁邊，見那竹弓依然埋在枯草枯葉之下，沒有野獸來觸動過。當他失望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隻兎向山上逃，他明知人追兎是徒然的，但他還是沒命地追上去，追了幾丈路便不見了，仍不肯放過這唯一的野味，只是不停地上山

去。

不覺直追到山巔，出了樹林，忽然約二十里路之外有很多白牆黑瓦的村莊呈現到他眼前，使他出於意外地驚喜。

『這絕人跡的荒山裏怎麼會有人家？難道是桃花源記裏說的桃源洞那樣的仙境麼？』

但想到T縣S縣是在J縣的西南，便馬上明白這大概是兩縣之一。

『這縣分假使沒有「長毛」便好了。』

他向西南走去，翻了幾個較低的山岡，約走了十多里路，在一條平坦的山路上遇着四個人，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看見那四個人都餓得鳩形鵠面，像個病鬼似的。其實他自己原來是方頭大耳的，也餓得頭不方而耳不大了：臉上有了菜色，顴骨突起，兩腮的肥肉好像被刀削去，把威嚴的八字紋也瘦掉了，不過鼻孔到兩邊嘴角還有八字紋的餘威，而且由那餘威可以認出八字紋的

遺跡。

『我餓得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這句S縣口音的話是那四人之中的一個身架較大的壯年男子說的，汪舉人聽了便明白這地方是S縣。 但另外兩男一女的話卻是J縣的口音：

『晦氣！總找不着新鮮的米肉。』

『我餓透了，一定要吃些米肉才好。』

『我做了鬼也要吃一頓米肉做個飽鬼。』

因爲人肉二字聽來觸耳，所以他們諱言人肉，而用米肉來替代。 他們也有一個理由來解釋這名詞，便是：人是吃米的，所以叫做米肉。

汪舉人也想去弄點米肉，，但他走到那里看見兩個無頭的尸首衣服已被人剝去，皮膚浮腫帶點烏青，腹部已經有腐潰之勢 發出一股尸臭。 另外找着一個，皮肉雖現死色，卻不十分難看，也沒有尸臭，但他彎腰下去仔細看看，

覺得吃或者還勉強可吃，而新鮮實在是不新鮮了。

這時他抬起頭來忽然發現那四個人不知去向了，只望見約三十丈路之外有兩個人向這邊奔跑過來，那種情形一望而知有「長毛」緊追在後面，他倉卒間不知到那里去藏匿好，瞥眼看見幾個尸首，想起眞正好藉以保護自己。他立刻把尸首聚在一堆，自己仰臥在路旁，把有點腐潰的兩個尸首蓋在下身，把沒有腐潰的五個放兩個在胸部腹部，放一個在頭頂，還有兩個架空擱在胸部和頭部的兩個尸首上，蓋着他的頭面。

一忽兒便有脚步聲音傳來，他的耳朵接近地面，脚步聲就很響很清楚，還聽得出不止兩人的脚步聲。

『大人饒命！』是男子的S縣的口音，好像是被「長毛」追着了。

『饒命呀！大人呀！』是婦人的帶哭的S縣口音。

「殺！」是外路的男子口音，接着這聲音只一刹那便有一個身軀倒下來的

聲音，地上有什麼東西掙扎的聲音，和剛才同一婦人的『天呀！我的天呀！』痛哭的悽慘的聲音。汪舉人聽了這『天呀』的哭聲，心裏想：『倒是夫妻兩口兒，可憐！』

『這位堂客——您家哭——麼事？』是湖北男子的口音。

『大哥，你先請，我第二，他第三，他第四。』是蕪湖南京一帶的男子的口音。汪舉人鄉試時到過南京，蕪湖，安慶，所以懂得南京官話，湖北語也約略懂些。另外還有兩個廣西男子的話他便聽不懂了。

『天呀！呀呀！——大人！饒了我吧！我不……』婦人好像要拒絕。

『賤婦！你看看這把刀，強一強，和剛才這漢子一樣！』

於是舉人聽見便在他身邊有幾個人忙手忙脚的聲音，又好像有什麼東西輕輕放在地上的聲音，衣裙緐縡的聲音，男性的呼吸急促的聲音……

舉人厭在僵硬冰冷的尸首底下，死一般的寒氣侵入他的身體，使他發起冷

來，臉面和手更加冰冷，惡毒的尸臭又一陣陣繼續向他暗襲，毫不客氣地纏繞着他。但因爲恐怖，這些他都忍耐着，他一直到這時都閉着眼睛，屏住呼吸裝做死人一樣。他爲了使呼吸不發出一絲的聲音，把嘴張開給呼吸一條自由出入通暢無阻的大道。然而這時忽然有兩滴冰冷的水先後滴入他的口腔，他大吃一驚，慢慢睜開眼來看是什麼。眼睛睜開一看更把他嚇壞了，原來他的嘴脣之上隔空一寸多一點的地方有一撮結氷的毛，他口裏呼出來的熱氣剛好打着那撮毛，毛上的氷便爲熱氣所融化而滴下氷水來。這尸首本是仆倒臥在地上的，胸前，腹部，腿縫裏前兩天下雪時結的氷因爲見不着太陽光沒有消融，汪舉人剛才在最緊急的關頭，保全生命要緊，用了極敏捷的手段把尸首匆忙蓋上，那有功夫細看。何況這又是個女尸；他想：『倒運！要晦氣一生了。』他雖覺得這比殺頭還要怕，但終不敢動一動；張着的嘴也不敢閉攏來，怕鼻子裏發出呼吸的聲音。

耳朵裏來了活像洗衣服時肥皂泡兒的吱察吱察的聲音……嘴裏又來一滴冰水，而且壓着他的前額的女尸肚臍下的冰，因爲他的前額的熱度，漸有融解的氷水浸到他的兩鬢了。

耳朵裏來了婦人喊痛的聲音，……嘴裏冰水來了第四滴。

『可惜死了，本當帶了去還可以——吧了，我們把狐皮褪剝去吧。』

半點多鐘之後，一個男子的聲音這樣說，接着便是衣服扯動的聲音，四個人的漸遠漸杳的脚步聲，……於是死一樣的沉寂。

汪舉人臥着還不敢響動，再過一刻聽見先起那個S縣人和三個J縣人的漸漸走近來的語聲，他纔憤怒地用力把尸首推開了跳起身。第一件事便是把含着的已經温熱了的半口冰水吐了，找了些石頭陰面的未融化的殘雪含在口裏，一遍又一遍地漱着，——不是漱齷齪，是要洗晦氣。

『恭喜！恭喜！新鮮的米肉來了。』

那四個人開心地說着走到那男尸邊把衣解開看了看，是個枯瘦的老頭子，便不滿足的謾罵說：

『瘦骨如柴的癆病鬼，老鬼！』

『好容易有了新鮮米肉，卻是鴉片煙鬼，餓死鬼！』

『你娘同我！爲什麼不生得肥一點？該死！』

『豈有此理！皮包老骨頭教人吃』

『滾！』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報仇似的把地上的男頭用勁踢了一脚，那男頭便像西瓜似的滾到剛纔哭他爲『天』的胖婦尸體的右腿邊。

『嚯！好貨在那邊。』一個尖臉的男人隨着滾去的人頭望去，看見下半身裸着的非常肥胖的婦人的尸體，這樣驚喜地說着。 大家便爭先向那邊走去。

舉人還在那裏鄭重其事地洗晦氣，這時看見四個人向胖婦尸體走，頓然醒悟，也連忙趕過去，一邊走一邊吐掉口裏的雪水。

五個人差不多同時趕到，唯有舉人比較先一步，他趕快蹲在肥婦尸體的右腿旁邊，屁股幾乎騎在那個男頭上，伸出兩手去捧着兩隻雪白的肥大腿，口裏急喊道：

『你們不要來，是我的。』

『是你的？是你的老婆？女兒？』和其餘三人同來的臉上有許多皺紋的婦人問。

『我先到。』這是舉人的理由。但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都蹲下來要搶肥大腿和肥屁股，五個人擠在一塊，十隻手互相推打。

『這應該是我的S縣的米肉應該S縣人吃。』身架較大的S縣人說。

『S縣的米肉，有什麼證據？』舉人問。

『這是我們北鄉程村的一個大財主的小老婆，我認得。』大個兒答。

『照道理是我的，女人的米肉應該給女人吃。』皺紋臉的婦人說。

『我只要兩條大腿和屁股，其餘你們分去。』

聽了舉人這樣的話，大個兒跳起來一邊從套袴裏拿出尖刀，一邊怒視着舉人大聲說：

『曰你祖宗十八代！我給你點利害看看，看到底是誰吃大腿屁股。不要弄得我冒火起來，哼！小心你自己的大腿和屁股……』

看見大個兒拿出尖刀，大家也都伸手到套袴裏去握着刀柄準備。這裏五個人要算大個兒體力最強是可以從外表看得出的，其餘四個人都不敢做他的敵手，舉人自然也有些畏怯，所以擺出紳士的斯文架子用溫和的聲氣說：

『你這不懂禮數的粗人，客客氣氣，有話好說，怎麼罵人家的祖宗？還要吃好好的活人，天理良心——』

因爲這時大家面面相對，而且舉人有擺出他從前固有的斯文的紳士態度，那個尖臉的J縣人纔認出了舉人，便打斷舉人的話頭說：

『阿呀！你原來是汪舉人，我餓得眼花了，連舉人老爺都不認得了。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不過你實在也瘦得大大變了樣子了。』

『原來是汪舉人。』 其餘兩個J縣人也恍然地說。

『你是胡村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 舉人向前走一步。

『胡銀寶。』他的尖臉又轉向大個兒的S縣人，『這位大哥，他是舉人，體面的紳士，請你客氣一點。』

S縣人看見四個J縣人認了同鄉，覺得有點勢孤了，而且對於「舉人」二字也生了敬重之念：『雖然是亂世，但舉人究竟是舉人呀！一支筆桿好比千鈞鼎哩，種田人隨便怎樣大力氣也拿不起的。』 他這樣想了便恭敬地對舉人說：

『汪舉人，這樣吧，你得右邊的大腿帶半個屁股，我得左邊的，總算公平了吧？』

他們兩人一個有功名，一個有氣力，其餘三人當然沒有異議。他們三人依體力的大小而分配，中等身材的人得自兩肩到腰間的背部，尖臉的人得胸部和兩手兩腿，皺臉的婦人最壞得膝頭以下的兩脚。照伊的本分伊只能得這一份，但因伊賦着說太吃虧了，舉人和那大個兒爲了可憐伊起見使每人把膝頭以上讓一寸給伊，而且允伊獨得胖婦尸身上的緊身棉襖和墊在屁股下的棉袴。

分配妥當之後大家拿了尖刀上前：舉人一脚踢開胖婦尸體右腿邊的男頭，中等身材的人和尖臉的人先把胖婦的大紅湖縐的緊身棉襖脫掉。解開紐扣露出白嫩豐肥的兩乳，尖臉的摸了一把說：

『還是溫熱的，恐怕沒有斷氣呢。』

『身體棉軟的，還沒有僵硬。』中等身材的人加上一句報告。

當緊身棉襖脫掉那胖婦的裸露的肥圓苗壯的身軀就完全呈顯出來，舉人震驚於這身軀的豐腴光豔，而沉入默想。他讚美，他陶醉，他現出豔羨的顏

色……

當那裸體的上身復又臥下之後，卻復活起來了，伊睜開了眼睛『哎！……』地嘆了一口長氣。這一來眞使大家掃興，——幸而不過掃興而已，於進行上並無甚妨礙。

『好死不死、怎麼又活了轉來？』皺臉婦人恨不得胖婦馬上再死去。

『哎——』胖婦還是歎氣，好像沒有聽見。

『活轉來有什麼要緊？活靈活跳的米肉不更好吃麼？』聽了尖臉的人說的這句話的肥婦驟然一驚，神志也清楚了，精力也提起來了；伊立刻感到自身地位的危險，想要爬起逃避，可是四肢癱了般翻不動，何況有人按着伊的手足。

伊只得乞憐：

『你們做做好事，可憐可憐吧！』

『不要多嘴，貓嘴裏挖鰍是不中用的。』胖婦望見說這話的大個兒是伊認

得的，哀悽的臉上露出『有救了』的帶點慶幸的容色向他哀告：

『應大安（一頓）老——爺，（這兩字加得極不自然）我們認識的，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

『不相干；我餓透了，現在只認得米肉。』大個兒帶點滑稽的笑。

婦覺得好像置身虎口之中，好像週身被千條毒蛇纏繞着，好像沉溺在駭浪驚濤的海洋裏，伊僅能悽慘地哀哭，另外想不出別的法子。

在大家說話的時候，舉人心裏盤算：如果他救了伊，將來太平時他便有一個很好的妾來替代去年被「長毛」擄去的那一個，而且剛纔這大個兒不是說伊是大財主麼？他也是一個大財主，兩人的資產合併起來那份家私便更可觀了。

但他知道伊已是這一羣餓鬼的口邊食，要救是不可能的，除非以他自己的肉來代替，其實他的瘦肉便是肯代替也沒有人要。　他想與其說出犯衆怒的話，弄得不好連已到手的肥大腿都要犧牲掉，不如飽了眼前的餓肚妥當。　他便對

胖婦說：

『大嫂，我們都要餓死了，你就吃點虧救救我們吧，也算做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你現在救人五命，勝造三十五級浮圖哩。』

『老爺們，饒我的命吧！』胖婦還希望能得到伊的食主的憐憫，用慘然的語說着，臉上縱橫着眼淚，『我舍不得死，我有好幾百畝田的家私，我後半世還要享享福哩！我的男人兒女都死了，家私也沒人管，……』

『這不用你操心，』大個兒有點不耐煩，『有我管，你的田地我大多記得。』

『我也有幾百畝田，我也還要享享福呀！』舉人的銳利的眼睛豔羨地看着裸婦的肥大的雙乳，『大嫂，你不要學楊朱爲我，一毛不拔；你該學墨子兼愛，舍己救人，磨頂放踵而爲之。』

『養猪餵餓，（楊朱爲我）是的，我的爹娘是養了我這隻猪來——』憤憤

然說到這里忽然殺止，伊想說『餓你們這些餓鬼！』但怕得罪人不敢說出。停了一刹那，伊忽有所悟似的說：『咨旁邊有一堆尸首，你們還怕不夠吃，怎麼一定要吃我？』

『你這位大嫂也太不懂事了』，中等身材的人微笑着，『你叫我們去吃臭死尸的肉麼？』

『我的男人是剛纔殺死的，』胖婦不好意思說出似的，『很新鮮；不過請你們吃了肉把骨頭還我，讓我好替他埋葬。』

『大姊』，皺臉婦人手指着纔死的男尸，『那瘦得不像人樣的鴉片煙鬼就是你們當家的麼？叫我們齧骨頭，虧你說得出口。』

『你們饒了我』，胖婦悽苦地說，『我送你們每人五隻銀元寶，一百顆大珍珠。』

但回答是：『這種世界，一顆珍珠不如一粒白米。』

『每人再加一根六寸長的金條。』 胖婦的聲音更加悽苦了。

但回答仍是：『一根金條買不來你這樣肥嫩的一塊米肉。』

胖婦全然失望了，無助了，又哀慘地哭着。

『大嫂，你們當家的死了，』舉人臉上現出紳士們常有的溫和態度，用勸誨的語氣說：『你現在這樣死法比餓死，烈婦都是餓死的，還難得，也可以算得烈婦，將來天下太平的時候，任任縣官都和我有來往，我託縣官替你請個聖旨，造個節烈牌坊，流芳百世。』 他說到這里臉上換了教訓的嚴正的態度，『彼一長毛一強奸過的女人，還有什麼臉面活着？多少不知廉恥呀！』又換了鼓勵的口氣，『生而辱不如死而榮，這話你不懂，就是說：活在世上獻醜，不如死了體面。』

『不過我總不願死呢！』 胖婦有了羞愧之色，含着滿眼眶的淚，連毛也完全被眼淚弄溼了。

『替你請聖旨的事我決不忘記。』舉人的表情幾乎是仁慈了。

『管他願意不願意』，大個兒忍耐不住了冒起火來，『嘮嘮叨叨和伊說什麼哩！我老子不高興等了，我們動手吧。』　他手中的尖刀便跟着聲音切下去，切在胖婦左腿膝頭之上一寸的地方。

『呃唷！～～～』　胖婦痛得肉都跳起來沒命地喊叫，同時四肢抽縮抖動着。　伊知道無論如何終歸要做人家的肚中物了，便說，『那麼請你們……先用……先用繩子……把……把我絞死，再割罷！……這樣……活活地……割，……痛……痛死了！』嗚嗚咽咽斷斷續續的語調裏有無限的悲酸。

『不行，不行，活靈活跳的米肉味道好得多，誰要吃死肉！』

『絞死的米肉血沒有放掉，更加不好吃。』

『你反正要死了，便忍一忍痛吧，君子成人之美，讓我們嚐點好味道吧，眞是難得的。』

第二刀切下去，胖婦忽然有氣力了，翻了身亂滾着，嘴裏連連喊着，『呃唷！痛死了！』聲音非常慘悽，非常響，非常尖銳，殺猪似地。

『銀寶，先把頭割下來，滾得討厭！』舉人好像下命令一般。

尖臉的人便用尖刀在胖婦頸項上狠命切下去……

『呃！……』這短促尖銳的裂帛般的嘶叫，本意好像是要喊『呃唷！』但因咽喉已斷氣已絕，所以只喊出半聲便截然而止了；然而這半聲嘶叫裏卻不知蘊了多少的哀怨，多少的憤怒，多少的仇恨……

頭切下之後，手足略微抽動了一下便不動彈了，頸口裏鮮紅的血有力地噴出來，尖臉的人伏下就喝。舉人『見人吃飯肚腸癢』也伏下湊着血流如注的頸口狂飲。

『眞受用！』飽飲一頓之後，抬起已噴上很多血的臉的舉人滿足地笑着，『又像有點鹹，又像有點甜，好鮮的味道！』

於是五刀齊下，照他們各人分內的界域切着。十隻眼睛貪婪地垂涎地俯視着，剛纔有血色的光潤滑膩生動柔和的肉，因爲放了血，已變成白慘慘黃鬆鬆硬僵僵冷冰冰的死肉了。

舉人看見當中墳起處黑黑的一撮毛，便想起剛纔他臥在尸堆裏看見的那一撮毛，他想不要那近旁的肉，但偏偏那處是特別肥嫩的所在：眞是費躊躇的問題。沉吟了片晌之後，結果他毅然決然犧牲了近毛處半寸地位的肉。

切開了肉，刀砍着骨頭發出一種聲音，你到猪肉店裏去買肉時從屠戶的刀下可以聽到這同樣的聲音。

『你們S縣逃難的時候怎麼還有這樣肥的米肉？』舉人一邊切肉一邊問大個兒。

『「長毛」沒有來，伊家便教幾個長工挑了許多糧食猪肉，先自到臥龍山去躲起來了，聽說前幾天「長毛」找到了臥龍山，想必是——』

大個兒沒有說完，中等身材的人說：

『我長餓狠了，便是「長毛」擱把刀在我頭頸上，我也要吃一頓纔行。』

『便是閻王派陰差小鬼來捉我去，』臉尖的人帶點滑稽意味，『我也要吃一頓再動身。』

『我好像不曉得多少年沒有吃過東西』，皺臉婦人說，『怎麼吃法也快要忘記了。』

『囉！我教你吃。』 大個兒切下一小塊肉用刀尖送到嘴裏。

『吾自食米肉以來，』舉人搖頭擺腦地哼起他讀古文時的調兒來，『如此肥嫩之米肉，未之見也。 昔易牙蒸其首子，而獻之齊桓，恐亦不過此耳。』

『舉人老爺好興致，念經書了。』 皺臉婦人說。

『眼睛睜開做什麼？』 尖臉的人很怕女頭上的半開的淚痕猶在的悲楚的眼睛，『閉下去！』用刀尖把每隻眼睛戳了一刀。

『哦，』大個兒猛然憶起了什麼，『一件要緊事忘了，伊家的田地我是知道的，但傳聞伊家有許多金條，元寶，珍珠首飾，不知窖在那里，忘了問伊一聲。』 說着不勝惋惜。

肉切好了，各人拿了自己的一份去，只剩下一張肚皮，一堆夾血夾糞的肚腸，一個剮去了腮肉的頭顱，做烏鴉的糧食。

舉人捧着一隻連帶屁股的大腿向山上走去。 到一個樹林裏找了些不溼的柴草集在一堆，把大腿屁股放在柴草上，拿出打火刀打火石來取了火燒着柴草。 火旺旺地燒着，火腿一般黃的光亮的人皮上的人油炙得滋滋滋地叫。舉人餓饞饞地眼看着這老黃的人皮燒成焦炭色，知道已經熟了，便熄了火用尖刀切下來嚓嚓地吃。 吃好之後心裏獨自想道：

『這米肉是頂好的貨色，眞是佳肴美味！美中不足的是淡了點，假使有鹽，那便刮刮叫了。』

一九二八，一，十三脫稿於臨平。

火

墳

一

民國十六年陰曆正月底，一個陰天的午後，青年畢風君站在快到六碼頭的大板翰船上，手扶着木欄干望着遠遠埋在江岸洋房上飄展着的兩面旗子，心裏十分愉快——不，這不僅是愉快，這裏面還有崇拜與敬愛的成分。那兩面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旗，一面是紅旗，紅旗上端角上也有一塊小的青天白日，不過遠了看不清楚。江面的風很大，吹得那兩面旗子狂亂地翻舞，好像在那里嘲笑黯灰色的天空與淡黃色的馬路。

『呵！可愛的青與紅！偉大的青與紅！』

那鮮明的青色與強烈的紅色給他一種興奮的刺激與新鮮的感覺，心裏便這樣跳了起來。那兩面旗子是他平生第一次見到，但他馬上便知道牠們的名字是叫做黨旗與國旗。他想起從前在中學校裏，每逢雙十節陽歷年掛出來的那兩面舊五色旗，一條黃一條黑地，覺得眞是又可憐又齷齪的東西。

『這青色與紅色眞是壯美呀！』

他這樣暗自讚美着的時候輪船已靠攏六碼頭，他迅速地回到幽暗的統艙裏，把他的一個舖蓋和一隻小網籃交給碼頭脚夫，跟着脚夫在人叢中前推後擠地下了輪船。

他叫了一輛人力車到陞官里W省省黨部駐漢辦公處，車夫拖着他沿江邊馬路向西跑去。這一帶是租界地，所給他的印象和上海黃浦灘沒有很大的區別，不過比較冷清而已。不久向北轉了一個灣到了中國地界，這便不同了，墻上到

處貼着標語，街道上空中也有很多布標語掛着，大多寫着『一切權力屬于黨！』『剷除封建思想！』『剷除貪官汚吏，建設廉潔政府！』『打倒土豪劣紳！』……這一類的句子。墻上又貼着許多彩色畫，有的畫着一個大肚的帝國主義者踏着痛苦呻吟的中國人，有的畫着農民工人兵士執着鋤頭鐵鎚刀槍向軍閥進攻，雖然畫是很拙劣的。

這種種又使他覺得新異，他想：

『眞是一番新氣象！一番革命氣象！我不遠千里而來便是找不着職業，專門來看看這新武漢也是值得的。』

忽然迎面露出一個極高大的白布做的碑一類的東西，巍巍然站在很寬大的十字路的場所，比旁邊的五層樓洋房還要高些。這布碑四面都寫着五尺見方的朱紅的漆字標語。

他默誦了兩三遍，他與奮幾乎有了半狂的氣概了，於是暗喊道：

『革命的新都！可愛的新都！』

他感着勝利的喜悅，他以爲他們的黨的成功他自己也有分，因爲他是國民黨員之一。

再轉了兩個灣便到了陞官里，車拉向里裏面去，他看見有S省C省等各省黨部的駐漢辦公處的招牌，直到四十九號的門口才看見一張招牌，上面寫着『中國國民黨W省省黨部臨時駐漢辦公處』幾個蒼古的隸字。他下車付了車錢走進去，客堂裏有個聽差站在那里。

『會那個？』

『會衞繼舜，W省省黨部常務委員。』

『拿片子來。』

『我從W省來不便帶片子，你對他說我是H縣縣黨部的人，叫畢風君。』

『衞先生吩咐過沒有片子不會。』

風君便隨手把桌子上的報紙的白邊裁下一小條，用鉛筆寫了『畢風君』三字，旁邊註了『W省H縣縣黨部執行委員』幾個小字，交給聽差。不多時聽差下樓來說了一聲『請』，風君便跟着聽差上樓。

聽差帶他到樓上靠北的一間房的房門口，便回頭下樓去了。風君走進去看見兩個人在房裏，一個肥頭大耳身架高大的坐在寫字台邊，一個矮小萎靡的坐在離寫字台不遠的床上，兩人似乎在那里商量什麼，好像沒有注意到風君走進房間。

風君茫然在房裏呆立了半分鐘光景，肥頭大耳的那一个把臉回轉來朝着風君微微點點頭表示招呼他，用不動聲色的態度把風君端詳着，簡直沒有開口說話的意思。風君不認得那個是衞繼舜，便問：

『請問那位是衞先生？』

『是我。』

那個大塊頭的粗大的沙音這樣簡短地回答。這情形好像是節儉而吝嗇的人家來了客人，主人怕客人要久住不走便預先心疼起那飯菜來一樣。但客人既然來了又不得不敷衍應酬，大塊頭便把肥重的身軀稍微移了一移坐得當正一點舒服一點，坐當正之後望着風君冷冷地問道：

『你是畢風君麼？』

顯然以前輩自居，於『畢風君』三字之下沒有『先生』或『君』的客套。

『是的。』

『幾時到的？』

『剛才到。』

『請坐。』

到這時才說出請坐二字，但說着並沒有動作，不舉手指一個坐位給風君風君四周望了望便坐到那矮子坐着的床上去，坐下便問那矮子：

『貴姓？』

『尹』

『可是尹紹棠先生？』

『不錯。』

這『不錯』二字的神氣好像是說：『我也是省黨部常務委員，你當然早已曉得的。』

『H縣的黨務怎麼樣？』

相貌魁偉的衞繼舜用家長查問子姪的語調問風君

『黨務沒有什麼發展。』風君答。

『什麼緣故呢？』

『自然是肯努力的同志太少，又沒有錢更加不能做事。』

『怎麼？怎麼說沒有錢？我去年年底教詹道玉帶了一千塊錢去，分給幾個

重要的縣分，每縣二百，你這一縣也是二百，還說沒有錢？』

這彷彿是老板向夥計查賬了，風君聽了很驚愕：

『詹道玉自去年十月來接頭了一次，以後一直沒有來過，那里有一個錢帶來給我們？』

這時尹紹棠向衞繼舜說：

『可見D縣P縣幾處來信說沒有收到錢的話是眞的了，難怪詹道玉「黃鶴一去不復返」，人家說他帶了一千塊錢到上海玩去了。』

『不至於吧，他去了幾個月信也沒有一封，恐怕是遭了孫大帥的毒手也難說。』

因爲詹道玉是衞繼舜的妻舅，是衞繼舜把他弄了省黨部秘書的位置，所以衞繼舜不愿把這問題繼續下去，便向風君說：

『那麼你們H縣黨部做了什麼工作？』

『近來簡直一點工作也沒有做。』

大塊頭露出莊嚴的態度，板着方大的肥臉，兩隻細小的眼睛正視了風君一眼，表示很不滿意這樣地答復。

『一點工作不做，要縣黨部做什麼？』

『並不是我們不肯做，只是不能做，無從做起。本來H縣縣黨部的機關在第一小學校裏，全縣不足二百個黨員，都是些學生和農人工人，自放年假以後，學校裏住着軍隊，到現在還不能開學，各家族也不肯放學生來上學。農人和工人都是沒有知識的，現在又都受了土豪劣紳的籠絡誘騙，聽土豪劣紳的指揮，從前加入的黨員也大都無形退出。你若去問一問，他便指你爲共產，最近H縣黨部有一個同志便是這樣被土豪劣紳指揮農人綁司令部槍斃了的。』

『槍斃的是誰？』尹紹棠連忙問。

『蔡尙潭。』

尹紹棠和衛繼舜聽了這名字一點感覺也沒有，既不是他們的親戚也不是朋友。

風君接着說：

『從前半公開的太平時候，大家帶着好奇心玩兒不當正經地加入本黨，都以爲自己是忠實黨員；到現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大家都以保存頭顱爲第一要務，全縣近二百黨員完全化爲烏有了，縣黨部的委員也都已經逃的逃躲的躲沒處尋了，我是最後一個逃到這里來的。』

『哼！現在的青年都很滑了，沒有肯切實做工作的。』

尹紹棠說了之後，衛繼舜又加了幾句：

『只曉得逃，逃的本領眞可佩服！你們逃了不打緊，我們W省的黨務給你們弄糟了，一點成績沒有，叫我們拿什麼來報告中央？』

『請不要這樣說，我是不承認的！你們責備我們青年，爲什麼不反省反

省？你們各位省黨部的委員自去年八九月便紛紛離了本省逃到上海去住起來，等北伐軍打下武漢很穩固了，你們便都乘了外國船到武漢。這半年來省內各地同志失了一個中心機關，沒有連絡，沒有接洽，不通消息，多少不便！本省青年同志被槍斃了七八個，你們流過一隻指頭的血沒有？』

風君一進這房間看見這兩位省黨部常務委員大模大樣地擺着官僚派的臭架子，心裏便感着一種壓迫，到這時受了老前輩的揶揄，怒火不可復壓，便不顧委員們的體面痛快地說了一大篇。

兩位委員都驚怪這位青年胆敢在堂堂省黨部委員面前這樣無禮，想拍起桌來發作一下，但心裏的確有點慚愧，畢竟發作不起來，只得勉強笑着說：

『哈哈！眞是浮誇少年，浮誇少年！』

『這簡直是小孩子的話，要知道各人的工作不同，你們有你們的工作，我們有我們的工作，譬如恆豐紗廠老板捐助本黨的兩萬塊錢，不是我們費盡了心

機去遊說他那里捐？中央領得黨費是很少的，他若不捐省黨部的經費那里來？你們大家跑到這裏來那里有飯吃？我們跑到武漢來是有要事常常要和中央接洽的，那里是怕死逃來的？』

風君不愿再說下去，站起來說了聲『好，我們等一忽再談吧，』便走出房間下樓了。

二

風君跑到渡江碼頭，只見小蔴船上擠滿了人，不見渡江小輪船，他便擠在人堆裏站着等。他聽得身旁一個小商人模樣的四五十歲的本地人，在那里獨自帶滑稽帶譏嘲地說：

『革～～～命軍是外人兵謀利益的，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汚吏！……王

占元蕭燿南吳佩孚都是軍閥，——軍閥——在此地的時候，過江輪船不曉得幾——多，到碼頭上總有船等在這里，上了船沒有幾分鐘就開走，船上人也不擠，那幾——便當！湖南軍是革——命軍，革——命軍幾好！過江輪都拉去裝兵，只留一只爲人民謀利益，到碼頭上總要等半點鐘，船到了，人又太多擠不上，擠不上船又開走了，只好再等半點鐘 擠上了，滿船的人又怕要翻船。人民的利益幾——多！——打倒軍閥！——』

另外一個店夥之類的人說：

『牆上貼的標語是爲人民謀利益，街上發的傳單也是爲人民謀利益，游行的時候喊的口號也是爲人民謀利益，演講台上說的也是爲人民謀利益，人民的利益眞多！』

又有一個也是小商人模樣的年輕人笑着說：

『眞——唐——說，總家都是土豪劣紳，反革——命。』

那個四五十歲的小商人模樣的人說：

『我是革～～～命民衆，那個雜～～～種說我是革　命？我不在這里喊打倒軍閥～～～？我再喊一聲：打倒軍閥！～～～』

小蓬船上許多待渡的人都被他喊得笑起來。這時過江輪已靠攏來了，船當中，船底下，烟筩頂上面，小輪的上中下三層都擠滿了人，都爭先恐後地向攏岸的這邊擠過來，以致小輪傾斜得很厲害，水已經快滿到走上走下的口子上了。小輪離小蓬船還有二尺遠便有人搶着跳上蓬船來，有一個人喊着：

『船要翻了，莫～～急，您家！』

一邊這樣喊着，同時却把站在他前面的婦人用手推在身邊，他便一跳先跳上了蓬船，因爲假使船眞的翻了，他已經離了船便與他沒有關係了。

船裏的人拚命向蓬船上跳，蓬船上待渡的人也同時爭先恐後地跳進船去，而且烟筩頂上也有人跳下蓬船來。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從蓬船上跳下船去

去，剛好這時候烟篷頂上有個壯年人跳下蓬船來，兩只有力的脚半踏半擦地碰着小孩子的頸項肩背之處，孩子墜落到蓬船與小輪之間的水裏去。大家手快，馬上把小孩從水裏救起了。

風君已在這紛亂中跳進小輪，嘈雜了好一陣船才開行。

『過一過江都要鬧出人命來，雜～～～種！蕭耀南沒有爲人民謀過這樣的利益！』那個四五十歲的小商人獨自這樣說着。

江面上來往武漢兩岸的小輪船很多，上面都插着青天白日的三角旗，旗上寫着某某部差船或某某軍差船，某某委員會差船，某某府差船，那些船都修飾得很清潔，有的上面坐着三五個人，有的上面只坐着一個人。

『雜～～～種！爲人民謀利益！……一個軍官坐一隻船過江，一個科長坐一隻船過江，頭兩百個人民坐一只船過江，……』

那個小商人又這樣說，說過之後笑露出他滿口的醬色牙齒。

『您家不要良心不知足，有一只船給我們頭兩百人過過江已經算開恩了，有幾天不是連這一只船都拉去當了差？』

這是另一個老頭子的話。

風君自從昨天見了W省省黨部的常務委員之後，直到今天聽到這小商人的話爲止，心裏都感着很氣悶很不舒服。這時在渡輪上回頭向漢口望去，望見江岸洋房上那兩面黨旗與國旗，他又感動得很高興了，但這高興的程度比昨天初到漢口時低了好些。

渡輪到武昌時他同樣在雜亂擁擠中擠上岸去，坐車子到C部。C部由外面望進去很深，門口有三個崗位，站着三個持槍上刺刀的衞兵，欄阻着風君問：

『做什麼？』

『會客。』

『不能會客。』

『爲什麼不能會客？』

『走！下午兩點鐘來。』

『眞是「侯門深似海」！』風君這麼想着回頭在街上走去。武昌標語比漢口更多，牆上都貼遍，有的地方新的蓋了舊的蓋了好幾重，有些地方塗了一牆的深藍色，用粉線畫了方格子工整地寫着總理遺囑或建國大綱或新撰的標語，街上空中橫掛着白布紅布標語，有的寫紅字，有的寫黑字，有的寫白字，有的寫藍字，和商家橫掛着的木的洋鐵的招牌相混，五顏六色地，說得過分點眞有遮天蔽日之概。

他在街上踱着默讀着標語，標語都是說得很好聽，很理想，很誇大，很漂亮的，但有些是很幼稚的。他這樣走着，不覺經過橫街頭察院坡，司門口，長街到了蔭陵街，又依原路緩步回來，看見了館子他便走進去吃了一碗魚麵。館子裏的鐘已經近兩點了，他吃了麵馬上出來向C部走。經過一個紙店的時候，

他想着會人要用片子，便進去買了幾張白卡片，向紙店裏借了一支筆寫了『學風君』三個楷字。

到C部門首，他打算直走進去，衞兵把他拖回來向旁邊一推，把他推在旁邊也不和他講什麼，便迅速地鎭定了身體的姿勢，目不旁視地好像等着什麼大事臨頭一樣。風君莫名其妙，忽聽得堅硬的一聲——

『立——正！』

但見裏面來了一部汽車，車蓬前方角上插着一面一方尺大小的青天白日旗，寫着有『C部』的字樣，車裏坐着一個威風凜凜的穿黃色呢軍裝的人。衞兵把鎗筆直貼着身體以爲敬禮，汽車裏的武裝同志也把右手五只指尖舉至軍帽的遮陽邊，回一個軍禮。

汽車過後，衞兵喊了一聲『燒息』（燒卽少）臉部的表情好像可怕的暴風雨過後因而鬆懈了似的。

『會客到隔邊室裏去。』

這時衞兵才回頭來告訴風君，並用沒有持槍的左手指給他大門裏右邊一個小屋。他走到傳達室裏，看見裏面有十來個等候會客的人，桌邊坐着一個穿灰色土布棉軍裝的人，軍裝和兵士穿的一樣，不過他肩上比兵士多一根斜皮帶，看他那神氣可以看得出是本室主人的傳達。風君便把片子放在桌角上，那傳達並不理他，他便

『喂！』

了一聲招呼那傳達。

『喂什麼？』

傳達大聲地反問，眼睛惡很很地打量着風君，顯然是對於這聲不敬的『喂』有點生氣。

『我會客。』

風君這麼說了，傳達低頭看了看片子：

『沒有這個人！』用討厭的聲口說着，隨手把片子用勁掃在地下

『豈有此理！』風君也生氣了，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哼！你到衙門裏來搗亂，我要喊衛兵了。』傳達見風君穿着舊灰色洋布棉袍的寒酸樣子，更逞兇起來了。

『這片子是我自己的，我會的是水青止，你爲什麼把我的片子掃在地下？』

傳達聽見他說出水青止這個名字，既不是科長更不是處長，便並不低聲下氣地陪不是，不過水青止也算一個小小科員，所以把兇勢減少了一點對他說：

『你把自己的片子拿出來幹烏？你會水青止到那邊塡會客單便是了。』

風君心理想：『這片子直有幸與不幸，昨天省黨部是沒有片子不會，今天C部却又來一個花樣，「片子拿來幹烏？」……』但也不願和傳達多說，便到

傳達所指示的另一張桌邊去，看見上面有一本會客單，他便把單上所列姓名，職業，住址，會何人，四條都塡了。便有一個勤務兵來帶他進去，把他放在會客室裏。會客室裏人很多；一半是武裝的主人，一半是便衣的來客，來客中大半都是女學生，諂媚地對着伊們自己身邊的武裝朋友說笑。

不久，走進一個臉兒圓圓身架小小的人，穿着一套不相稱的寬大的黃呢軍裝，那人把會客室裏環視了一週，便笑着走到風君面前來招呼，風君到這時才認得他便是水青止。

彼此略說了些各人別後幾年來的經歷，後來風君說：

『我這回來是因爲厭惡了家鄉，想來看看革命的新都——』

『你一定失望。』

『並不僅僅爲此，家鄉搜查得厲害，也不能住了，我教的小學校又早已停課，到武漢來也想謀一個職業。』

『你對別人千萬不要說謀職業。你初來不知這邊的革命風氣，這邊另外有一個名詞叫做找工作，代替尋差事，謀職業，做官，刮地皮，……等等意義，你對人說謀職業，人家不但暗笑你，甚至還要當面斥你是投機派。』

青止請風君喝了一杯茶，接着說：

『因爲人太多了，所以最近新定部章到我們部裏來都要考試，大後天是第一次考期。考是不難，不過要大學畢業文憑——，』

『我沒有進過大學。』

『我有法想，我的文憑可以借你，我文憑上寫的是「水淵」這名字，我在這裏用的是「水青止」，沒有人知道「水淵」是我。你等一下，我去拿來。』

水青止去了一忽便拿了一個小洋鐵筒來交給風君，另外又有幾本宣傳册子。

『風君，你便叫水淵罷。你有照相麼？』

『倒有一張在身邊，』拿出照相交給青止，風君便站起要走。

『我看還是我替你去報名吧，報名時要繳文憑和照相。這幾本宣傳册子你可以去預備一下，我想你定可考取。大後天下午一點鐘以前到這里便是了。』青止說着送風君到門口。

三

風君從舊棉被裏凍醒，睜開眼看看窗外還是烏黑的，仍舊閉了眼想再睡，但是冰冷的被窩使他睡不去了。他便胡思亂想起來：他想到他的妻此刻在家裏一定和他一樣從夢中凍醒，凍得不能入睡，但比他要好一點，因爲家中床上墊了乾稻草，他現在睏在地板上却只墊了一條比蓋被更硬的小墊褥。

他想到已往的事：他的父親和哥哥是種田的農人，一生苦做，不過僅能糊

口，因爲他們家鄉有個大財主爲了買名聲開了個不要學費的小學，他的父親才能勉强把他讀到高小畢業。畢業時校長教員都說他品學優良，成績最好，把他升學，一定可以造就，大家苦勸他的父親一定要把他進中學。他的父親沒有這能力，但是有許多本家親戚却出來說情願大家湊集起來湊二百塊錢借他讀書，每年給他五十塊，讀到中學畢業，這些種田的鄉人因爲聽見校長教員說他好，便以爲讀書讀好了或者可以做官，所以大家這樣慷慨。

雖然他在中學裏國文成績是最好的，但是畢業之後，不但沒有做官而且職業也找不着，於是那些本家親戚譁然議論起來，說他不中用，讀書讀不出山，便藐視他，譏笑他，侮辱他，揶揄他，逼他的父親把兩百元的本利一齊還出來。他的父親說：

『你們借我的時候，並沒有說到利錢，怎麼現在又要起利來了？』

『哼！你的頭有多少大？沒有利錢誰來借你？』

他的父親還不出，便怨起小學校的校長教員來，說校長不該勸他把兒子進中學，他的兒子假使做了店徒或跟父兄種田，現在已能自活了。

於是校長便把風君放在母校的小學裏教書，每年薪水六十元，吃校裏的飯。兩百元債本利一共二百八十元，說定分七年還清，每年還四十元。在這里教了一年，第二年便換到他們H縣城裏第一小學去教，因爲那里每年有七十元薪水。

他於教課之餘，自己常愛看看文學書，到前年加入國民黨之後才看起革命書來。他從此愛革命之神和愛文藝之神愛的一樣熱烈，一樣忠誠，H縣縣黨部全靠他極辛苦地慘淡經營起來。但是去年北伐軍攻武漢，軍閥捕殺同志之後，他看出全縣全省黨員都是假的，沒有一個像他這樣眞心地愛革命的，他便非常灰心，對革命前途悲觀了。

失望之後，他想着武漢新都的情形，或者能使他滿足，所以跑了來。不料

除了初到漢口時看見江岸的黨旗國旗和滿街的標語布碑生了極大的愉快以外，兩日來的經歷都是使他不愉快的。

他毫無次序他胡想了半天，天已大亮了，便走了起來。今天是赴考的日子，他吃過早餐後，翻閱着青止給他的宣傳册子，革命領袖的言論，打倒帝國主義……等等。看到十一點鐘，帶了筆墨過江，於午後一時趕到C部。他入考試場，見裏面已有三百多人光景，他找着貼有『水淵』二字的桌子坐下，桌上已放了十張文格紙在那里。

一點鐘到了，貼出三個題目：一，各階級間之關係；二，擬反對英帝國主義宣言；三，擬打倒張作霖宣傳大綱。

作文的時候八個監考的武裝同志走來走去地，有時灣下腰來看你寫，有時拿出照相來和你的面孔比較是否相同，有時捉着一個偷看書籍的便逐他出去不許他寫。

三篇文章風君都做好了，只有問答題都是些專有名詞，他一個也答不出，便把三篇文拿去交了卷出來回漢口陸官里。

三天之後他過江到C部大門外去看榜，一共只考取了十一名，他是落第了。

他跑到N街五十八號青止家中去，青止和他的夫人正在吃午飯，他便也坐下吃。青止告訴他：

『這次考的文章本來你的算第一，但是我們部長很注重常識，他說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班主角的名字都不記得，便不配做革命工作。而你的問答題交了白卷，所以……』

『我將來又不預備替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修族譜，把他們的名字背得那麼熟做什麼？』

『這原是沒有道理的，風君，你不曉得看卷子的人只有兩個是很好的，其

餘幾個簡直是笑話，我敢担保最好的幾本卷子他們恐怕還有看不懂的地方哩。這話我憑良心說決不寃枉他們。我們的科長裏面有一個兩年前還是學生雜誌的讀者和那本雜誌的「青年文藝」的投稿者，學生雜誌是我十年前在高小時的讀物，中學時代便不看了，近來在一個朋友處翻着上前年的學生雜誌，才發現我們科長的名字和他的愛讀本誌者的照相在那上面。他在幾個科長裏面已經是一個卓卓者了，他自己也以能文自傲，嘴裏常常說着「我的文章」，「我那篇論文」，你想我的肚腸不要笑斷麼？』

這時青止的小孩子在床上睡醒哭了，青止去抱了起來在房裏緩步着打圈圈，一邊接着說下去：

『我們這一科裏隨便那一個的文章都比科長做得好些，但是我們的文章都要經科長審查，他高興便說可用，不高興便說要重做。我去年在V市中學裏教的學生，其中有幾個程度比我們科長還要高些。我初來時氣得要死，常常發牢

驗。』

風君本是沉默寡言的人，聽着青之說並不插語；只是緊閉着薄唇，在他有些小斑點的清瘦的微黑的臉上表現出失望的樣子。青止把小孩交給他的夫人，又笑着說：

『我們總理是主張選賢與能的，這一層總理的信徒現在完全辦到了，所謂選賢與能，是怎樣說的？賢者賢于奉承也；能者能于拍馬也。你看我這兩句註解文章做得如何？』

『新都的情形眞不是我所料得到的。』風君搔着他亂蓬蓬的頭髮。

C部吹上辦公廳的號了，青止家離部極近能夠聽見；青止便掛起皮帶，風君和他一道出門，在部門口分手過江去。

回到陞官里W省省黨部駐漢辦公處，在客堂的桌上看報，見有S部招考僱員的廣告，他在家中勉強籌出的路費現在已用完，不名一文了，所以便去報名

搜考。

這次是考取了，月薪四十五元，住在部裏，伙食自備。他和另外兩個僱員住在一個房間，在工役住房的隔壁。部長每一星期只來部一二次，祕書長，處長，科長，科員都住在部外，每日辦公時間到部裏來，在非辦公時間只有一羣僱員和工役在部裏，好像是守家的一樣。

所謂僱員，是並非官員的意思，所做的職務便是書記的職務，替科長科員謄寫文件及其他工役不能做的高等工役的雜務。

風君這一科的科長是部長的外甥，他的官僚氣使風君很難受；而科員們對科長諂媚地巧笑，長一聲『科長』，短一聲『科長』地喊着，翻轉身來看見僱員馬上又換了一副臉嘴，那種神情好像是這樣的意思：『還好，我也有比我低的人，你不是我的手下，我不是你的官長麼？』這更使風君作嘔。他因爲另外沒有法想，所以只得在這里含垢忍辱地過日。

僱員抄寫的文件要給科員或科長看過，不好便要重抄。有一天風君拿了抄好的一件文件去給科長看，科長忽然有了讀文章的興致，便讀起來，風君站在科長的椅邊等。科長讀到『政象紊亂，逾於曩昔』，讀作『政象文亂，逾於襄昔，』『寥隙』讀作『與僚』，『見獵心喜』讀作『見臘心喜』。好在這篇文件是點斷句的，否則一定還要讀錯句逗。

有一次科長寫一書信給他新認識的愛人，因爲要字寫得漂亮點，便叫風君抄一遍，信裏有一句說：

『親愛的P妹！你前天說你的金手錶是用皮帶的，莫有金念條，不好看，我買一付送你你喜歡麼？』

『莫』，『念』，『付』，三個錯字，風君本打算替他改正，但因爲覺得憎惡，所以不改他照樣抄了。

有一次徵總理紀念週，部長秘書長都沒有來，由一個處長徵主席，他讀總

理道囑把『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讀成『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這個處長是部長夫人的姪兒子，本部的人都拍他的馬。

部長到辦公室裏來全辦公室的人是都要站起的，一天部長來查辦公室，查到風君這個辦公室裏的時候，大家都站起了，惟有風君正在埋頭用神抄寫文件，不曾覺察部長的來臨，沒有站起。於是秘書長寫了一張條子貼在佈告處，說是畢風君侮辱官長，爲維持風紀起見，不得不將風君撤差。

風君到會計那里去算賬，會計說他到差十二天，算他半個月薪水二十二元半，扣去火食四元還有十八元半，打八折計實洋十四元八角。

風君把行李仍舊搬回陞官里，把鋪蓋鋪在他先前住過幾天的房裏的地板上。

過了兩日W省省黨部委員們議決下逐客令了；揚言省黨部經費無着，本省

同志來的人日多一日，他們很困難，不能再維持下去，現在要搬到一個小些的房子裏去，以後住食兩項都不能再供給了。並且還有『省黨部又不是你們的濟良所、養老院！』這樣的話。

風君出去想找一個便宜的小旅館，在後城馬路一帶找去，常看見坐包車的軍官，車旁或車後都有一個或二個帶盒子砲的兵士跟着飛跑，還有許多女學生派頭的軍官的愛人和姨太太派頭的軍官的妾，伊們的包車後面也有帶盒子砲的兵士追着跑。

忽然一部汽車疾馳而來，把馬路上一個學徒似的人撞倒，馬上便有警察跑來，但警察看見汽車兩旁有兩個拿着駁殼槍的，車裏坐着一個軍官和一個女學生，不敢再走近，站住把手舉起行了一個軍禮。

『我們官長是第×軍第×師師長。』

拿駁殼槍的大聲說了這一句話，便命車夫把汽車開跑了。警察一看地下的

學徒肚腸已流出來了，連忙喊人力車來把他車到醫院裏去。

風君看了這事，面部現着憎惡的表情走去，繼續去尋旅館。尋了幾條街尋不着一個便宜的小旅館，他想起武昌有小客棧很便宜，便回陞官里搬行李過江。

他到武昌斗級營住在迎賓客棧裏，連伙食每月十五塊錢。

當夜便去看青止。青止住的房子，是近於貧民窟的，走進去要經過好幾家人家，夜裏沒有燈很難走，他伸着雙手當做觸角在黑暗裏摸索着探進去。到裏邊坐下了風君便說。

『這個政界——我現在只叫牠做政界，不叫牠革命的什麼，政界只是一個拍馬世界，科員拍科長，科長拍處長，處長拍部長，而部長又拍當今的大「唐」天子。他們都是有奴隸性的，一方奴隸他們的下屬，一方面被他們的上司奴隸。』

『大「唐」天子，你替他取的這個徽號眞好！』青止說。

『這是事實，兩湖的人都是他的臣民，武漢政府只是他的朝庭。』

停了一停，風君又很激烈地說：

『一個人做了什麼部長，什麼廳長，什麼主席，他的妻舅，內姪，表弟。女婿，兄弟，子姪，妹夫，外甥，本家，同學，朋友……便都是秘書長，處長，秘書，科長，而那些科員又都是處長，科長的親戚朋友。濟濟一堂，弄得一個部便和一個家庭一樣，部長便是家長。』

『他們要這樣才能狼狽爲奸，否則作弊就不很便當了。你眞比擬得妙，我也有一個比擬是說我們本省的情形，省黨部是總公司，省黨部委員是老板，縣黨部是分店，各縣委員是夥計，各地黨員是顧主，賣的貨色是三民主義。唉！不料總理的三民主義現在給這些信徒們拿來做生意發財！』青止一邊說一邊解他的武裝皮帶。

風君憤然說：

『他們這些委員們住在漢口就好像前清的候補老爺一樣，只盼望革命軍快打到W省，他們回去還想再兼一個廳長，尤其妙的是恰好住在陸官里，這眞是一個偶合的滑稽。』

『哈哈哈！』青止笑出大聲來，『眞是滑稽！衛繼舜尹紹棠原是在曹琨吳佩孚那里當過秘書諮議，曾經罵過總理是「孫大砲」的，但是去年北伐軍到長沙的時候，他們便搖身一變而爲總理信徒了，又因爲他們在本省社會上的老資格與舊勢力與滑手段一加入本黨馬上便搶着常務委員做。』

W省省黨部委員去年拍恆豐紗廠老板的馬屁，用『革命軍打到W省給你一個官做』的話勸那個資本家捐了兩萬塊錢，他們幾個委員便照資格的老與新，勢力的大與小把兩萬塊錢你三千他兩千地瓜分了。常務委員衛繼舜分得最多，獨得六千，不過葉覺和夏卓候資格太淺，所以沒有與聞這件事。

四

這天是陰歷四月半，是風君挨餓的第三天。

這兩個月的光陰都在迎賓客棧一個極小的三等客房裏過去，風君索性不去找職業——應該說工作——只向青止借了書來天天在房間裏悶看，不過極煩悶時也出去跑跑抱冰堂，黃鶴樓，蛇山，而城外的洪山，南湖，琴園，漢陽的龜山，伯牙台也都去過。

他住的是廂房，約七尺長，五尺寬，有一個紙糊的窗子，一張幾塊杉板鋪的兩尺多寬的床鋪，一張一尺三寸寬的破板桌，一個小臉盆架，這三樣是這三等客房裏的全副器具，凳兒是用不着，因爲小板桌放在窗下，板牀靠牆，床與桌之間只空一尺之譜，坐在床上儘可靠着桌吃飯寫字。

這張板桌風君是看得非常熟悉了：牠在不知多少年　至少是半世紀前十九世紀做起來的時候，大概也白淨清潔過的，至于紅漆黑漆牠是沒有那樣的福分染一染指。白木的桌面已成帶黑帶灰帶黃的混合色，這里一塊那里一塊的蠟燭油和菜湯的污跡，紙烟燒過的焦痕，刀砍過的痕迹，還有小銅元那般大的洞，是一個硬節脫去了才有的。這張桌已是老態龍鍾的光景，筋骨很不強健了，風君假使放一大叠書在牠上面，牠的老骨頭便担不起，所以風君的書都放在床上或墊一張報紙放在地下。

風君有時也在房裏閒步——所謂閒步是說在房門口起到板桌的那頭止這七尺長的地方往返地緩步着的意思，連房門這一邊的床鋪的橫頭的兩尺寬的空地都不能作爲閒步的場所，因爲那里的地板破了一個一尺多長七八寸寬的大洞，不小心怕要踏下去。

這兩個月裏面他的父親又來了三封信，其中一封是掛號信，一封是快信。

信裏也有哀告懇求的話，但大多數是教訓責怪，說他不孝，做了官便把父母忘了，如再不回心轉意，他們族裏要把他『革祠』罰他不孝的罪了。他都撕碎搓成紙球丟了，始終沒有回過一封信。（註：革祠便是死後牌位不許入祠堂。）

上半個月青止拿了幾塊錢來幫助他，他開銷了房錢，飯錢，小賬，酒錢，餘下三元六角零用掉了。這半個月的房飯錢青止說過發了薪餉再設法來替他付，但他拒絕了，他不願人家幫助他，尤其因爲青止月薪雖名爲九十元，打六折只領得五十四元，除了自己夫妻之外還要寄錢回家養活父母，也是極困難的。

客棧討過幾次賬了，起初茶房來討，後來老板——老板自己有時也兼做茶房的，——親自來討。風君付不出錢，茶房便一天天地兇起來，叫打洗臉水叫冲開水都不靈了 後來簡直叫不動了，他便不叫，自己去打水冲茶。他脫下棉袍換了夾袍，曾經想把棉袍拿去當，但老板不許他拿出去。

本來吃飯的地方從他的窗口望出去望得見，他望見別的住客來吃飯了他便去和大家一桌吃。但前天中午却不見開飯，他知道老板是不給他吃另外開到別地方去吃了，到吃夜飯的時候他便跑了出去，在街上走一兩點鐘再回客棧，昨天午飯夜飯兩次也是跑出去。他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只跑了一陣仍舊空着肚回來，老板却以爲他是出去吃了東西來了。

這兩天一點東西沒有吃，餓潮一陣一陣地逼緊，餓潮來的時候背上出一陣餓汗，手足都癱軟沒有氣力，他便倒在床鋪上仰臥着，肚裏轉起來的時候，他翻一個身把肚皮貼着床壓得緊緊地，以爲這樣可以把餓潮壓下去。

今天十點鐘的時候，老板和茶房又來討賬了：

『今天月～～半到了，無論如何要請你把賬算了。』

『先生』和『您家』的稱呼對於風君有七八天沒有用了。茶房好像自語似的說：

『要是我，賣了堂客也要還賬的。』（註：堂客卽女人。）

風君一點不理睬。

『你不——作聲就好了？我們吃這碗飯也是不容易的，現在捐稅又重，比吳佩孚蕭耀南的時候要重得多，發出紙票來誰敢不用？但是政府裏徵收捐稅却不要紙票，非現洋不可。我們又沒有本錢，這個虧那里吃得起？』

老板說過後，茶房插一句：

『個個住客像你這樣，我們拿鳥來吃？』

『和你說過了，我現在沒有錢。』風君這時才開口。

『沒有錢住什麼客棧？』

『那麼我搬走好了。』

『搬走？你倒想得好！走今天倒是要請你走了，但是東西不許動一下。』

『我便空手走。』風君的話非常斬切。

『今天讓你這樣走，我是你的舅子。你這些破行李值得幾個錢？估得好一點，棉被算兩塊，——其實只值一塊半，便算兩塊吧；墊褥，線毯兩樣算半塊；棉袍，棉襖，棉袴，和兩套小衫袴只值三塊半，便算四塊吧；帽子，面盆，網籃，襪子算半塊。書是不值錢的。兩塊加半塊，再加四塊，再加半塊，一共七塊。半個月的房飯錢和小賬，酒錢一共八元二角，除了七塊，還差一塊二。你身上這件夾袍脫下來算八角，還差四角本當短夾襖脫下來算四角剛好，現在饒了你不脫你短夾襖，只把夾袍脫下來便算了。』

風君這時剛來了一陣餓潮，聽了這話發起餓火來了，憤怒地跳到老板面前舉起拳頭大聲地罵：

『放屁！』

老板倒退了兩步：

『我肏你的，你要打我麼？我怕你打！』

『喊警察！喊警察！把他捉去關起來。』這是茶房的話。

『和你說完了，有錢自然會給你的，只是纏不清。』風君怒視着老板。

『好好好！你滾吧！看你這窮光蛋也逼你不出，算是我悔氣。』

『我的鋪蓋衣服算舊貨價錢，至少也要值二十塊，還有幾十本書值三十塊，便送了給你吧。』

風君便無牽掛地走了，似乎很舒暢的，並不可惜，也並不怨恨。

他從斗級營走到司門口，司門口貼了有報紙，他便站着看。看到第二張載着一件本地消息，某機關一個勤務兵偷了官長一百六十塊錢逃走，現已捕獲正法，以申軍紀云。他想：

『當今大「唐」天子不是從民衆手裏偷了兩湖地盤麼？他不是下命令威逼兩中行把所存現款都交給他，又強迫商家收用不值錢的中央票國庫券麼？什麼部長不是賺了多少萬麼？其餘局長縣長那個不是一樣？原來剷除貪官汚吏，建

設廉潔政府兩句口號是專對一個勤務兵而說的，其餘概不適用。何不把這口號改爲剷除貪兵汚卒呢？「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句話從莊子到現在二千年了，還能應用，眞是怪事！……』

這時有許多遊行隊從察院坡，漢陽門兩邊走來，到司門口轉灣向古樓走去，每一隊的前頭有一面大旗，其餘全隊都手執紅，綠，紫，黃，藍，各種顏色的小方旗和小三角旗，旗上寫着各人自作聰明杜撰出來的標語。

『不知是開什麼大會。』

風君這麼想着也雜在遊行隊裏走去。他又想起來：

『這個勤務兵被他們借用去做了「建設廉潔政府」這句口號的實行，成了這句口號的犧牲。……新軍閥舊軍閥，新官僚舊官僚完全是一副模型，……新的比舊的還要幾本加厲，手段更高明。……』

走了半點多鐘，走到閱馬廠一個大廣場，已有很多羣衆在那里了。廣場當

中一個很大的主席台，兩旁邊遠遠地有兩個宣傳的演講台，另外還有一個小台是司儀傳令維持秩序用的。

羣衆到齊之後約有兩三萬人，在廣場中擁擠着。發傳單的很多，傳單至少有一百種，中央黨部各部，各政治部，各黨部，各工會農會商會，各學校……都有傳單印發。可是沒有一個人看傳單，有的接到手馬上便丟了，有的放在袋裏預備回去包東西。

擺攤的極多，他們都是來趕會場。風君走過窩窩攤，油條攤，燒餅攤，包子攤，糖攤……都有極濃烈的香味向他襲來，從他的鼻裏一直鑽到肚裏，那香氣好像發酵素一樣，到肚裏馬上便發起一陣餓潮來。他看看窩窩，油條，包子，燒餅，……各有各的美的容色，各有各的美的姿勢，他幾乎要不自覺地伸手去取了，他痛苦得很。

他在會場上走着，看見一個布碑，上面寫着極大的『擁護黨的權威』等標

語，他想：

『黨有什麼權威？這里是「唐」朝天下，只見到處是軍的權威，那來黨的權威？卽使有也不過幾個少數人的權威吧了。……大「唐」天子御用的政府和張鬍子御用的政府有何分別？……』

主席台上演講的都是軍事領袖，黨政要人，演講的是些什麼，因爲會場太大了，風君一句也聽不見，只聽見每換一個人來演講之前，那傳聲筒一字一頓地傳着：

『現在　請　唐總司令　演講。』

或者是：

『現在　請　中央黨部　代表　演講。』

風君這時忽然想起魯迅譯的工人綏惠略夫，那是他最愛的書中之一部，他很想這時候有一把手槍在手裏，效他眼中的英雄綏惠略夫的壯舉向台上台下亂

放一陣。他不僅厭惡台上的闊人，也厭惡台下的羣衆。

春末夏初的太陽已有兩分猛烈的氣概，風君在陽光下晒久了覺得熱起來，夾袍穿不住了，便脫下掛在手腕裏，上身只穿着小衫與短夾襖。

到下午四點鐘散會了，羣衆遊行着回去，會場上滿地鋪的是小旗子和傳單。七八個窮苦的小孩和婦人在空場上拾小旗子，每人拾了一大捆小旗子的竹棒回去燒飯，擺攤的人在他們的攤担周圍拾傳單，用來包他們所賣的窩窩，燒餅，糖，花生……等等。

『每開一次大會他們便有這樣豐的收獲，開大會僅僅對於他們是有意義的。』

風君離開會場時這樣想着。

他在街上走了好久，忽然一間石庫門裏一個很大的紅『當』字閃入他眼睛，使他停了步。

『何不趁去當入槍……』

他走進去把手腕上的夾袍當了兩塊錢，便想找一個館子解決他的先決問題，左近偏偏沒有館子，跑了很多時候，轉了許多灣才找着一個。他走進館子裏的坐位邊的時候，堂倌來問：

『您家要吃麼事？』

『隨便什麼，先拿一樣來吃了再說。』

他嗅着廚房裏散出的肉香，已經餓得熬不住了。

『您家不說一聲叫我拿麼事來煞？肉絲麵好不好？』

『好的，好的，快來罷！』

風君急着要吃，想不出吃什麼好，經堂倌這樣提醒之後，他當然滿口答應了。

『要酒不要？要菜不要？』

『都要，都要，快拿麵來吧！』

堂倌見他這樣慌急，笑着去了。

他吃了一碗肉絲麵之後，又叫了一塊錢的菜和半斤有力量的汾酒來吃。他很慢地喝着，一壺汾酒，兩碗菜吃完，已經八點鐘了。他站起從夾襖袋裏掏錢算賬的時候，帶便摸出一張英文練習簿上扯下的紙來，打開一看，原來是十天之前在青止處看見青止的一首詩我只有憎惡，看了很喜歡便帶了來的。今夜他喝了酒頗有醉意，便坐下來讀詩。

他讀了一遍又讀一遍，一連讀了四遍，他覺得這首詩竟可說是他自己做的，完全是他心坎裏要說的話。他吃飽了菜，喝醉了酒，再加讀了這首詩，覺得暢快已極，總想做一件痛快的事情。

一共吃了一塊四角錢，堂倌拿了兩塊錢去找了一吊五百錢來，他給堂倌三百酒錢，便走出館子。

『好冷！』

剛走出門一陣冷風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牙齒相撞得響起來了。陰曆四月半的天氣，日間在太陽之下已經很熱，夜間却還有些冷，他只穿着短夾襖又喝醉了酒，所以更覺得寒冷。

走過去不過二十家門面便嘔吐了，大吐了一陣，四肢非常疲乏無力，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下。他便不知不覺地睡去，睡了一覺醒來已是十點鐘時候，他從地下爬起，在街上無目的地走着。今夜他沒有地方去住的事他並不去想牠，他只想起十天之前在青止處看見我只有憎惡這首詩的時候，青止對他說：

『我前年也和你現在一樣，對於人類完全絕望，所以做了那樣的詩；現在我的態度有點不同了，這不同並非不絕望的意思，只是連那絕望也不高興去想着了，革命是革不好的，人類是永遠無救的，去想他做什麼！妻子女兒要穿要吃，父母要逼着來討「親恩債」，只望薪水不折不扣，有點餘錢買酒喝就萬幸

了。』

風君覺得人類的骨子裏只是一個獸，他覺得理想的未來的社會只是一個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的夢，他覺得一切都是虛無，虛無是所有的一切；雖然如此，但他却不肯放棄，他還要堅強地進求着，痛苦着，鬱悶着，切齒着，咀呪着，咆哮着。

他到武漢新都來是和念佛的人去朝山進香一樣虔誠的，夢想着這革命的新都和人家夢想着佛國天堂一樣，然而只有初到武漢那一天江岸的紅旗青旗和街上的標語使他空高興了一陣，此後，他追求着的理想便被這現實打破了。起初他的信仰還沒有十分動搖，他只怨恨着人們 可是現在他連任何主義的本身都不信仰了，他覺得主義就是夢，而且是荒唐透頂的夢。

『我無所愛，我只有憎惡，

我只有絕對的憎惡』

……

全世界都是我的仇敵，

我要報復呀我要報復！

……

我無論遇着誰何，

只想用劍向他亂刺。

……』

他這樣默誦着他所能記憶的幾句詩在街上無目的地亂走。走了幾條街，覺得非常氣悶，想做一件非常的事痛快一下，但又不知怎麼好，他想抓破自己的肉，他想噴出自己的血，他希望自己的身體像開花彈一樣爆炸一下。

忽然他想着辦法了，他用兩個銅板買了一匣洋火，五百錢買了一把洋鐵壺，還剩九百八十文錢買了三斤洋油，菜館找出的一吊五百錢完全用完了。

這時是十一點鐘光景，街上店鋪雖然十之八九都已關門，但還有稀少的幾家門沒有關。他提了洋油壺仍舊在街上亂跑，這時不是戒嚴時期，並沒有人干涉。

越到夜深天氣越冷，冷風也越大，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他冷得只是顫抖不止，提着洋油壺的手因爲顫抖得太厲害，洋油都濺出來了。

他看看店鋪都已關門，便快手快脚地把洋油澆在一家店鋪的排門上，擦了洋火一湊過去便着了。他丟了洋鐵壺仍舊在街上跑去，跑得很遠約有兩三里路；他聽見有敲鑼吹叫子和趕去救火的水龍的車輪聲，他回頭一望望見並不很遠的空中有一大堆黑烟上冒。他由那黑烟想到那黑烟底下的大火，便向來路走去看火，半路上有許多人開了門出來也是趕去看火燒的。

跑到火燒的地方，有四五個水龍，在那裏施救，但有風助火勢，水龍全然無用，對街也燒起來了，火勢極猛烈。

風君和許多看火燒的人站在一塊，沒有人知道他便是放火犯。他看着左近的店鋪慌忙着搬東西，皮箱，賬簿，鋪蓋、網籃，衣廚，桌椅，銅鐵床，布疋，綢緞，洋貨，火腿，……種種的東西堆滿了街路，男的叫着，女的號着，小孩子哭着，鬧嘈嘈地非常雜亂。

他本來身上很冷的，現在被這大火烘着覺得很暖和，黃黑的臉兒已烘得發燒了。

『可詛呪的世界，該死的人類！我把你們火葬，我用大火做你們的墳墓！』

他心裏這麼說，兩眼對着大火發出憤怒的兇暴的詛呪的光，臉上露出報復的笑，瘋狂的笑，惡魔的笑。

他對着大火幻想，幻想着這大火成了一朵紅美光耀的活躍的花，幻想着這大火成了一個巨人在那裏跳舞，幻想着這大火成了獅，象，虎，豹，豹，狼……等甚兇猛的野獸在那裏張牙舞爪地和戴銅帽的救火兵搏鬥，幻想着這大火成

了毒蛇巨龍在那裏盤旋騰繞地和水龍裏射出的水惡戰。

『明天換一條街燒去！』

這是他最後的念頭。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作於[illegible]。

本書著者其他著作

寂寞的國	開明書店出版
耶蘇的吩咐	開明書店出版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亞東圖書館出版
李杜研究	商務印書館出版
詩歌原理	商務印書館出版
蕙的風	亞東圖書館出版

陳望道 施存統 合譯

社會意識學大綱 上卷

實價大洋七角

這是波格達諾夫傾倒了他的博學，說述言語，文字，藝術，科學，哲學，道德，法律等思潮底源流變遷的。筆下異常淵博扼要，是空前的快著。

波格達諾夫著 施存統譯

經濟科學大綱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波格達諾夫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但作他的各種學問的基礎的，却是他的卓越深入的經濟學說。這書與他的社會意識學同爲世界上不朽的名著。

謝六逸譯

日本近代小品文選

實價大洋四角

譯者以他的細膩優雅的文筆，選譯了日本著名作家的小品文字多篇，成爲此集。凡研究文藝的人，都應置備一册。如採用作中學教本，尤爲相宜。

謝六逸譯

接吻（現代日本創作集）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志賀直哉與加藤武雄在日本文壇上的功績聲譽，已是無待細說的事了。本書是謝六逸先生用他細膩的筆緻，選譯志賀氏和加藤氏等底名作的集子。

上海 東景橫雲里浜四路號 大江書鋪

汪靜之作

父與女（短篇小說集）

實價大洋五角

長於制作情詩的汪靜之先生，現在轉換傾向，用他細膩的觀察，美妙的描寫，來寫『革命文學』的小說了：這是如何地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呀！

裘夢痕編

中等學校唱歌

實價大洋一元

內含歌曲六十餘首，每首各有牠特殊的情調。每調之前均附有階名在鍵盤及譜表上的地位圖，卷首更附有音程練習，是國內音樂界底一種新試驗。

田邊尚雄著　豐子愷譯

生活與音樂

實價大洋五角

著者以淺近而有趣味的談話，說明音樂是甚樣的一種藝術，和音樂在我們的生活上佔有何等重要的位置等問題。凡我音樂愛好者，均宜人手一編。

有島武郎著　汪馥泉譯

生活與文學

生活與文學底交涉，是著者最注意的研究對象；一面踏着現代生活的泥沙，一面深入文學底堂奧，所以他底文學論，是深深地觸着了社會生活的。

上海東京橫濱四路號雲里　大江書鋪

陳望道著

修辭學發凡

以藝術的敏感，科學的謹嚴，把古來修辭現象各各歸類，而又彼此搀成一個系統。至其收集的繁多，剖析的精嚴，爲有修辭的研究以來第一部書。

盧那卡爾斯基著　魯迅譯

藝術論

是藝術理論的建設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從它出來之後，我們方纔看見了基地着實的新美學。它是科學的新美學的最初的嘗試，也就是最初的成就。

劉大白著

白屋說詩

劉大白先生，是詩人，亦是詩論家。本書是自集其歷年來的詩論的專集，見解透闢，議論精審。其關於古詩音韻方面的新發見尤是不多得的瓌寶。

古特立區著　周建人譯

生物的起源與進化

生物學專家的古特立區，以機械論的見地將進化學說就現今的觀點，加以簡賅的敘述和精審的批評。今經周建人先生譯出，譯筆流暢，幾同自著。

上海　東景横浜路四雲里號　大江書鋪

看！短小精悍的文藝理論小叢書，
破天荒地在我國文壇上出現了！

文藝理論小叢書

■文學及藝術之技術的革命　平林初之輔著　陳望道譯（實價大洋一角二分）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片上伸著　魯迅譯（實價大洋二角）
■藝術簡論　青野季吉著　陳望道譯（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文學底作者與讀者　片上伸著　汪馥泉譯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　平林初之輔著　方光燾譯（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上海　東橫浜路景雲里四號　大江書鋪印行

父與女

實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汪靜之

發行者 大江書鋪

發行所 上海東橫浜路景雲里四號 大江書鋪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